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謄校

〔誥案〕嘉祐五年庚子公年二十五是年四月程戡罷孫抃樞密副使十一月宋庠罷曾公亮樞密使張昇孫抃參知政事歐陽修陳升之趙槩並樞密副使

正月觀息壤用渚宮并作荊州雜詩五日發荊州〔誥案〕公荊州詩云柳門京國道驅馬及春陽又子由辛丑除日寄公詩云新春始值五田漆未生麥相攜歷唐許花柳漸芽拆合二詩觀之乃正月五日自荊州出陸之證也

過荊門題惠泉答張維和惠泉詩〔誥案〕查註引吳興志謂張維即張子野之父孫莘老作十老圖敘者誤今考本集詩題熙寧六年甲寅張子野年八十五計至五年庚子年已七十是此張維非子野之父明矣又據周密齊東野語子野之父維有十詠圖事其十老圖之說亦誤今刪

發浰陽渡漢水至襄陽作野鷹來上堵吟襄陽樂三樂府陟峴首過萬山遂至隆中訪諸葛公草廬觀遺像並有詩本集范文正公文集敘云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豈口傳耳授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又樂全先生文集敘云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資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誥案〕此二

係與孔明論全不類以是知論爲少作也今錄載於此

過唐州趙尚寬復三陂疏召渠溉民田招懷逋人散耕於唐作新渠詩二月至許州始過范仲淹仲子純仁本集范文正公文集敘云嘉祐二年始舉進士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東都事略云純仁字堯夫仲淹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爲殿中侍御史熙寧公過許州正純仁爲許州簽判時也純仁爲政寬大平易忠厚誠篤如元祐初政相之可免紹聖之禍惜其資稍淺又持論多與司馬光韓維不合雖在朝猶虛位也其所僾不爲洛學所亂亦未嘗引用小人故不欲以變法爲名識高光公著遠甚惜其入相在光巳故公著獨相之後此三年中罷小皆根深蒂固而蔡黨巳牢不可破純仁且不能自立尚望其分涇別渭而求治安乎公既貶純仁上疏爭之哲宗震怒子由又言陛下不嘗面斥大臣且以爭寵呂大防辱卒與同貶皆其盛德事也元符三年庚辰純仁放還潁昌及子由歸病巳篤相與執手流涕訣別此四十一年後事而純仁年七十五則是時一年三十四矣其始終分合皆以潁昌而其事功僅止於此故爲之一慨云作許州西湖詩過襄縣游雙澗觀過汝州訪顔考叔廟過尉氏登阮籍嘯臺大雪獨留尉氏至封邱尋朱亥墓亦有詩本集朱亥墓誌云崔嵬高邱其下爲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時惟布衣不襲不驚豨鄙在師孔嚴不孤進示其頤祇如豚假借其在居誰豢其威鼓刀市人誰將畏之世之勇夫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我賤無以自豪是謂真勇士

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惟是形者其養可取謹案此文不詳何時作今附載於此

十五日抵京師寓於西岡

本集與楊濟甫書云為別忽已半歲自離家至荊南數次奉書前月半已至京見在西岡賃一宅子居住春暄千萬珍重謹案公以十月離眉而此書作於三月故云半歲正春暄之時也以三月作書而云前月半至京是以二月十五日至京明矣

蘇頌來敘宗盟

本集薦蘇子容功德疏云自昔先君以來嘗講宗盟之好四十餘年謹案此文作於建中靖國元年辛已歸常之時計以四十餘年乃嘉祐庚子重入京事也蘇頌年八十二卒當生於眞宗天禧庚申時年已四十一以東都事畧考之乃除館閣校勘時也

梅堯臣為作老翁泉詩

本集書梅聖俞詩云先君與聖俞游時予與子由年甚少聖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泉上有老人隱現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若有魚與子同徜徉泉中苟無魚子特玩滄浪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為仲尼歎出為盛時翔方今天子聖無滯彼泉傍謹案梅聖俞尚有木山三峯詩詳卷三十木山題下二詩皆是時作蓋是年四月聖俞卽下世矣

三月公與子由以選人至流內銓楊畋見於稠人中獨異之曰聞子求舉直言敢願得備數及往謁畋禮遇如舊相識

欒城集楊樂道龍圖哀辭敘云嘉祐五年轍始以選人至流內銓是時楊公樂道以天章閣待制調銓官吏見予於稠人中曰聞子求舉直言若必無人敢願得備數轍曰唯既而至其家一見坐語如舊相識謹案紀年錄載公上吳內翰書有舍人楊公奉上文五十篇之說是公與子由同被知遇當

郎此楊畋也其作哀辭既不全載後作公墓誌又復畧去遂無有知其事者今據此補載傳藻所引書當見於閩蜀麻沙本者本集不載**未幾公授河南福昌縣主簿子由澠池縣主簿皆不赴**宋史縣主簿從九品［誥案］宋進士及第授九品官呂蒙正嘗上言臣釋褐只受九品官今臣子以臣恩例受五品過優請蔭九品自是宰相任子皆授九品為例又子由疏稱臣以九品職官蒙召對言事凡此皆可鑑

六月十日公堂兄位卒［誥案］位乃宮傅之長孫澹之長子也**十四日宮師爲文祭之**老泉全集祭姪位文云嘉祐五年六月十四日叔洵以家饌酒果祭於亡姪之靈昔汝之生後余五年今雖汝叔父而幼與汝同戲如弟兄然其後汝乃隨仲叔旅居東都十有三歲而不還今余來京汝遂溘然至死而不救此豈非天耶嗟余伯兄其後之存者今日以往獨汝之挈弟與汝之二孺此所以使余增悲也汝没之五日汝家將殯汝於京城之西郊魂如有知於此永別尚饗［誥案］位之仲叔郎中都公也中都公時由辭符縣罷知耒陽據此文似其家尚寄於京師也

八月七日宮師除試校書郎續通鑑長編是年八月甲子眉州進士蘇洵爲試校書郎［誥案］宋史職官志秘書省校書郎從八品則試校書郎尚不實也子由登第二十九年始由績溪縣擢校書郎其詩云奔走半生頭欲白今年始得校書郎大有欣幸之意蓋此乃清職由此可登館閣踐言路更遷起居院則入侍講筵循至兩制宋清職無不試者雖制科舉館職亦試官師以布衣召用不試而除此職時韓琦富弼爲相其遇之巳甚厚矣

時王安石名始盛歐陽修勸宮師與之游宮師曰是不近人情者

鮮不爲天下患作辨姦論

東都事畧云修既上其書得召試而洵不就除試校書郎是時王安石名始盛歐陽修勸洵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洵洵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乃作辨姦一篇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很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比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後十年而安石用事其言始信

論方成公與子由皆有嘻其甚矣之歎而張方平獨是之

本集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云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

時詔求直言之士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

士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公宋史本傳歐陽修以才識兼茂薦公[闕]宋有十科取士之法載選舉誌其才識兼茂一也

舍人知諫院楊畋以公所為文五十篇上之紀年錄上與內翰書云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某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而採其鄙野之文五十篇奏之於是天子使與明詔之末[闕]此文以調官而獲知於楊公其為前所載之楊畋審矣又據潁濱遺老傳諫官楊樂道曰蘇轍臣所薦也其哀辭亦有後為諫官事皆可互證

嘉祐六年辛丑公年二十六是年三月富弼以母喪罷四月陳升之罷包拯樞密副使閏八月曾公亮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昇樞密使歐陽修參知政事胡宿樞密副使十月詔以皇姪曙起復知宗正寺

正月公與子由既舉制策移居懷遠驛中本集感舊詩敘云予與子由同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

上兩制本集應制舉上兩制書云軾朝生於草茅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旋而無閒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疏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為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閒而學其道治其言刑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來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俛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為貴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煒奕冠於一時

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

及富弼

本集上富丞相書云軾也西南之匹夫求升斗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狷狂之論是以輒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畧幸甚 謹案 此書有爲學十五年語與舉制策不合乃十九年之謁富弼三月丁母憂罷此書當上於正二月中也

曾公亮書

本集上曾丞相書云軾不佞以爲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難於通萬物之理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爲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爲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謹案 曾公亮時爲樞密使以是年閏八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應制舉事後而作書在前似不合但公亮前已拜參知政事公或以是稱之耳

七月宮師謝趙司諫書

老泉全集謝趙司諫書云洵啓齋家居眉陽不能走二百里一至於門縱不獲罪固以爲君子之棄人矣今年秋始見太守寶君京師乃知閣下過聽猥以鄙陋上塞明詔不知閣下何取於洵也頃者朝廷猥以試校書郎見授洵不能以老身復爲州縣之吏以閣下知我故言及此 謹案 此書則薦宮師者不止歐陽修也其趙司諫寶太守皆不詳何人蓋歐陽奏上其文之後必經兩制議覆趙或與其事故又薦之也

詔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

本集司馬溫公行狀云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公言轍最切直潁濱遺老傳云考官司馬君實第以三等 謹案 是年六月壬子朔日有食

之光上言尙爲三司條屬詳見卷三總案據行狀論日食事後始遷此官論蘇轍據宋史六月丙子以司馬光知諫院乃二十五日之命是光爲考官乃七月以後事也

同知諫院楊畋知制誥沈遘爲祕閣考官

欒城集楊樂道龍圖哀辭云明年予登制科公以諫官爲考官祕閣又明年四月公薨公本河東人家世將家有功於國公始以文詞得官嘗學李靖兵法知其出入變化之節穎濱遺老傳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

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義粲然時以爲難

[illegible]凡舉制策者先於祕閣試六論本集祕閣試六論題一王者不治夷狄論二劉愷丁鴻孰賢論三禮義信足以成德論四形勢不如德論五禮以養人爲本論六既醉備五福論文繁不錄

宮師除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禮書

續通鑑長編是年七月文安縣主簿蘇洵同編纂禮書東都事畧洵既命以官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文安簿與項城令姚闢同修太常因革禮

中都公知漣水軍未行以前樞密副使孫抃薦擢提點利州路刑獄公送別於西郊

欒城集伯父墓表云知漣水軍未行樞密副使孫公抃薦公擢提點利州路刑獄本集祭伯父提刑文云辛丑之秋送伯西郊東都事畧孫抃眉山人進士甲科拜翰林學士慶曆五年升祔二后於太廟抃爲祝文有曰章獻明肅皇后宜導陰教博隆寶業章懿皇后丕擁慶羨寶生眇沖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旣往仙游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仁宗覽之泣下謂抃曰卿何以能道朕心中事抃

曰臣少以庶子不齒於兄弟不及養母以此知陛下聖心中事仁宗爲之流
涕抃多稱薦士大夫久居侍從洎如也人以爲長者仁宗欲用爲老以抃爲
樞密使遷參知政事【附考】宋史嘉祐五年十一月辛丑孫抃由樞密使
參知政事其薦中都公在樞密任內及除利州刑獄抃爲參政久矣**一夜**

風起雨作中夜翛然公方讀韋蘇州詩至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句始有感慨離合之意因與子由相約早退爲閒居之樂【附考】公感舊詩敘及子由會宿逍遙堂詩敘微有不同令合二說載之

宮師命和作閣立本畫水官詩八月二十五日仁宗御崇政殿試宋史八月乙亥策制舉人本集御試制科策問題云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

所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問
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夜寐於茲三紀朕德有
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戾田野雖闢民多無聊邊境雖安兵
不得撤利人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
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
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
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於朔淫
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
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
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
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

當先內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摠要或曰不可撓獄市推尊前世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異治矣不同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宰相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樂之方圓法有九府之名樂諮有汸均之義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illegible]此策凡五千五百餘言條對精詳不可簡明登載非比後之擬進士對御試策乃論新法不便者可略去係對之體而摘其出語也今但錄策問題以見一斑但題已五百餘言舉條而對勢非數千言不可盡蓋當日體制如此而人君亦不嫌其長也公既登制科則日敢以徼聽自令為許闕之始故其後上神宗書較此就與長而神宗亦不覺其長公固自言軾豈立異乃既出此途不得不誦法先王陳說利害以苟歷其名而幾至於死可見以是科進者其上諫書必長文也乃王志堅謂上神宗書未可為諫君之法太長上覽弗竟太文上覽弗解以其說施之此文則大謬不然特附論於此以見知人論世之難

公對制策復入三等自試制策以來惟吳育與公得列三等王介四等子由收入四等續通鑑長編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澠池縣主簿蘇轍軾第三等介第四等轍對語最切直司馬光考其策入三等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媿之而不敢怨惟胡宿力請黜之上不許乃收入第四等[illegible]公謝制科啓有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何蓋考官定等之後言官例得覆駁非此

諸皆考官也其以御史諫官分列而不嫌㣲者蓋宋御分御史臺爲三院侍御史隸臺院殿中侍御史隸殿院監察御史隸察院必求疵考素各有專責也時韓琦亦不喜王安石尤忌嫉之嘗以欒城集所載原文及子由自摘較於頴濱遺老傳者較之其文雖暢此公究少三年識力筆下流而不蓄以是取備於兩府兩制三院諸人也又王應麟困學紀聞云仁宗時制科十五人嘉祐六年夏噩陳舜俞錢藻蘇軾轍王介令考嘉祐二年才識兼茂明於體用夏噩四年才識兼茂明於體用陳舜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錢藻非六年制科也查註於王中甫挽詞引紀聞刪去六年二字以駁王註混甚若如紀聞則此處不可立案其後載陳舜俞事並非同　年更不可立案矣今引紀聞原文駁正查註已刪

公除大理評事上謝制科

啟本集謝制科啟云右軾啟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臨軒策士方搜絕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與評刑內自顧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多姦惟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而又有不可測知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僭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逮人少而自信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游論事迂濶而不能

勳人讀書疏畧而無以應敵取之甚佛得而益慰此蓋伏遇某官德爲世之望人位爲時之顯處聲稱所被四方莫不奔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爲進退致茲庸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illegible] 公後除簽判乃以評事守簽判也簽判罷去評事仍在其轉官亦從評事轉不從簽判轉也如予由爲推官不載本職其後熙寧還朝遂不知歸何本班在京二年上書言事爲條例司屬亦不知所居何職再後陳齊二任亦不知以何職從辟其改著作佐郎亦不知何職改授惟宋史載著作郎又欒城集元豐八年以承議郎知績溪縣見祭靈惠汪公文乃此是謫官後事

閏八月二十一日歐陽修參知政事提舉禮書事

宮師上議狀以老泉全集議修禮書狀云右洵先奉勅編禮書後聞臣僚上言洵竊見議者之說與勅意大異何者前所授勅意曰纂集故事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與典禮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遇事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謹具狀申提舉參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illegible] 宋史本紀漏載歐陽修參知政事應駁正其上議狀在參知政事任乃今載閏八月後

自是公文子赫然名動京師蘇氏文章遂擅天下一時學者多從講問以其文爲

師法而自宮師曰老蘇【附錄】老蘇乃當日名盛之稱雖欒城集亦有之非比老泉之諱公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印記及門甚盛其尤著者爲孫叔靜兄弟焉本集載宮師與孫叔靜帖云承借示新文及果爲臨訪甚荷勸督文字已細觀甚善甚善必欲求所未至如中正論引舜爲證此是時支之病凡論意立而理明不必覓罪應副誠未之思專此不宣公跋云嘉祐治平間先君在京師學者多從講問而孫叔靜兄弟皆篤學能文先君亟稱之先君平生往還書疏多口占以授子弟而此獨其眞跡信於叔靜兄弟厚善也耶公於宜秋門內得南園奉宮師徙居其中本集與楊濟甫書云都下春色已盛所居廨前有小花圃課童種菜亦少有佳趣傍宜秋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頗便野性也【附錄】公後在鳳翔子由賦園中草木十詩以寄云南園地性惡是此園名南園也又云吾兄客關中果贏施吾宇是題爲公之園也公答詩云煌煌帝皇都閉門觀物變是園在京師也又云吾歸與汝庭愼勿嗟歲晚是亦公之園而將罷歸也又子由木山引水詩云幽泉細細流巖鼻盆水瀰瀰漲海潮是以木山買盆池中也公答詩云蜀江久不見滄浪江上枯槎遠可將是此山爲宮師攜來物也又以宮師都中所作答二任詩之庭前三小山當前鑿方池請句證之是宮師居此而自以木山三峯引水庭前也又以子由賦園中所有詩考之堂前有蘆砌下有竹堂後有楯其隙地有井亦有雙柏及蒲葡架其深處更有幽室及雜植蕢葵章牛之屬合前舊則又有高槐古柳而公答詩又云荒圃無數畝草木動成林是亦足以該此圓也又考前舊乃作於熙寧已酉還朝之後而以三集各詩合觀購圖在嘉祐辛丑應制舉後甚明蓋宮師既被命修體嘗必當有定居

處公已移家入京必帶資斧爲久住計其搆園以居無可疑者否則遷徙不常何由鑿池種山乎公赴鳳翔子由奉宮師居此者三年公歸而子由出公復侍養者二年而宮師卒至熙寧己酉還朝仍居此圃始於前書中偶及其園中景物耳再後自密徙徐爲適發婦至京以外吏不得入園門借居范景仁東園遷黃之後范景仁相約居許公報書云蒙示諭欲爲卜鄰京師尚有少房緡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再後元祐還朝不復居此而詩文紀載中亦無一字及此園者大抵居洛不果而園已賣去并作宜興儀眞田宅之資矣此條如年譜紀年錄及各註家皆不知餘詳後木山三峯條下亦分見卷五卷二十二卷二十四總案中

宮師以木山三峯置廳前鑿池引水約任孜與其弟伋來同游飲

老泉全集答二任詩云昨者入京洛文章彼人誇故舊未肯借聞之笑呀呀獨有兩任子知我有足嘉遠游苦相念長篇寄芬葩道我亦未爾子得無增加貧窮已衰老短髮垂髿髿重禄無意取思治山中畬往歲栽苦竹細密如蒹葭庭前三小山本是山中楂堂前鑿方池寒泉照谽谺我此可竟日胡爲踏朝衙何當子來會酒食相邀遮閑居各無事數來飲流霞

并作送任伋宰清江詩

老泉全集送任師中任清江詩云吾喜尚喜事羨君方少年有如伏櫪馬看彼始及鞍奔騰過吾目蕭條正思遨誰知脫吾羈傲睨登太山君今始得縣翱翔大江干大江多風波泂然天欲鬱浩蕩吞九野開闊壯心肝【翻案】以上兩條皆嘉祐辛丑以後事今附載於此

告下以將仕郎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

【翻案】公謝制科啓云忽從佐縣擢與評刑是時除大理評事其簽判鳳判乃後差也墓誌本傳云除

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以中間無事故并書之耳今分藏又石刻石林亭詩前列銜云將仕郎守大理寺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廳公事蘇軾

時子由除商州軍事推官王安石不肯撰辭告未下朱史嘉祐六年六月戊寅王安石知制誥因

留京師公南行後集止於是編而以和水官詩附從子由詩次敘也十一月

赴鳳翔任爲詩以寄子由蓋公詩斷自辛丑始矣合註云以上諸詩宋刊施註本不載七集本惟息壤

詩新渠詩在前集餘皆在續集補施註本皆在續補遺卷中謹案施註編年詩自卷一辛丑起鳳翔起至卷三十九辛巳歸常止又以翰林帖子詞及遺詩爲卷四十和陶詩爲卷四十一卷四十二邵氏補施註本仍之外增續補遺二卷益以錢塘馮景之註其續補遺之所自出則王註本并入分類之內而七集本置之續集者也查氏蘇詩補註本從欒城集起嘉祐己亥庚子以郭綸詩爲冠之例從續補遺中採南行之郭綸諸詩編爲卷一卷二今誥所定卷一卷二詩即本諸查註者也查氏又以施註編年之辛丑鳳翔起編爲卷三迄於辛巳歸常至卷四十五止其施註之誤編者爲之改編而續補遺之非南行諸詩其時地可爲補編者及和陶二卷並分編卷三至卷四十五之內又以施註目錄有帖子詞經邵註刪去仍採編而益以卷曰號爲卷四十六其續補遺之未編者十九首及查氏自爲搜採諸詩列入卷四十七卷四十八又以施註遺詩續補遺諸本內之與唐宋人集內互見諸詩列入卷四十九卷五十此查註本分五十卷之大畧也馮氏合註卷數仍查註之舊惟改編新城道中送張山人歸彭城二首其餘駁查註之誤編者並未改編註

則參以王百家及自爲增載詩文記傳此馮氏亦五十卷而名合註之大畧也誥此本雖分合閒有不同亦仍查註卷一起嘉祐已亥至卷四十五歸常止而誥卷四十六之帖子詞及原採之口號附焉凡四十五卷中有施註原編尚誤而查註合註並從誤者有查註改編及誤或經合註駁正及從誤未知者有原編改編俱誤而合註從其一者有合註苛駁致此詩兩無歸宿者有查註補編續補遺之誤或經合註駁正及從誤未知者者其類繁多不能盡舉今皆據本集考定分別改編而補編續補遺之大濫者仍刪去以歸嚴潔或以記事例改歸總案條下再如施註倅杭卷內之寒食未明至湖上一首本集爲瑞鷓鴣詞而强作七律南還卷內之何公橋一首本集爲何公橋銘而强作四言古如欲援此例則瑞鷓鴣詞可指爲七律者詞類尚有而銘贊中可載取作四五七言古者尤多今此二首姑仍其舊又偶語一類方外問答不以詩論舊本多援採入詩致查註補編入集如欲援此例則一送紀公作偈之類舊本未採而查註未編者尚不乏也今凡已編者刪存什一或附見於總案又卷十一施註原有之嚴錢道人二首亦屬偽類並列總案卷三十六聞潮陽吳子野出家一首亦見斜川集查註未能檢對此集故補編入集合註已考此集而仍從其誤今以無互見卷可歸則覺刪去至查註補編偽託淺劣詩太多今一槩嚴刪合註五十卷後亦附有別採之詩今詳閱皆非公作應毋庸議又查註卷四十七卷四十八未編之續補遺及別收外集諸詩與本集人事時地有據或採於他書間有可信者並詳考補編入集其卷四十九他集互見詩內之老翁井送蜀僧去塵二首據朱子定爲宮師作亦皆載入總案自卷四十七以後既已編其要者其餘在所當畧此查註合註皆五十卷而誥所定本僅四十六卷之大畧也至查註合註於詩下引註各本

互異之字太繁亦有明知刊誤而炫博者每至一聯詩截作數段不可句讀更數百年坊刻日增而譌誤日甚如此風不革將一詩幾無完幅如杜集之不可救藥矣紀的曉嵐點論本雖論詩多有過當其棄取詩中互異各字獨以苛深入轂忽畧尚少今約取紀氏所定者什七合註所從及諸所改定者什一二作爲定本刪去所載互異各字一洗疵痏庶幾具體然詩下逐字分註從某割裂尤繁今但總標於此明非剽竊如讀者仍欲考其同異則查註合註具在檢對此本無不瞭然也卷一總案已附見例畧五條茲以此本編註集成之大凡論列於施註編年之前其不盡者亦見於後云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二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羣輯

【詩案】嘉祐六年辛丑十一月公辭宮師赴鳳翔馬夢得同行 本集東坡詩敘云余至黃州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余乏食詩云馬生本窮士從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貴求分買山錢【誥案】馬夢得字正卿杞人公此詩作於元豐辛酉春中逆數嘉祐辛丑冬杪正二十年時馬正卿已從之矣後紹聖甲戌公自定州遷嶺南過杞有贈馬正卿詩蓋是時辭公歸老故與以詩也據此則正卿從公者凡三十有四年

子由送至鄭州十九日天未明別於西門之外馬上寄子由詩過澠池老僧奉閑已死和子由懷澠池詩十二月至長安與劉敞劇飲論陳元龍答陳季弼事 本集紀劉原父語云昔爲鳳翔幕官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嫉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略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誥案】宋史劉敞自永興軍召還判三班院出知汝州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一游石林亭觀劉敞所植周苑石

作詩十四日到鳳翔府簽判任本集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云遠去軒屏忽已改歲前月十四日到任十五日已交割訖又與楊濟甫書云履此新春起居多勝某前月十四日到鳳翔十五日已交割訖［誥案］二書皆作於嘉祐七年正月是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到任也先是崔嶧知鳳翔府遇事貪汚爲部使者所按六月徙知河中續通鑑長編云六年六月丁卯徙知鳳翔府崔嶧知河中府嶧所至貪汙轉運使薛向按之急不得已移河中八月少府監宋選來代本集有代宋選奏乞封太白山神狀又鳳鳴驛記云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選字子才鄭州滎陽人與道迪爲兄弟行唐輔子房則其子也本集宋漢傑畫跋云復古猶子淡漢傑亦復有此學鄧椿畫繼云宋子房字漢傑鄭州滎陽人少府監選之子復古之猶子也宣和畫譜宋迪字復古聲譽過於兄道范純仁朝請大夫宋君墓誌道字叔達登進士甲科與弟迪同榜本集有宋叔達家聽琵琶詩又與宋漢傑書云唐輔令兄今復何在［誥案］選道迪皆進士有聲迪尤以畫著聞於時惟選與道迪孰爲伯仲則不可知矣其在京方與司馬光韓宗彥沈遘同爲三司僚屬司馬光續詩話云梅聖俞之卒也余與宋子才選韓欽聖宗彥沈文通遘俱爲三司僚屬共痛惜之子才曰比見聖俞面光澤特甚意爲充盛不知乃爲不祥也［誥案］梅聖俞墓誌嘉祐五年四月癸未卒於京師據此則宋選五年爲三司僚屬六年出守其字爲子才也又本集司馬溫公行狀遷度支員外郎擢修起居注判禮部在嘉祐六年六月壬子朔日食言事之前則光爲三司

僚屬正五年以後事也與續詩話甚合及出爲守而公亦至選素有賢望鄧椿畫繼云宋漢傑官至正郎坡公跋其畫謂不減復古崇觀時于大父中書公甚愛之薦爲博士然其人乃賢胄子不獨以畫取也敬禮賓客本集鳳鳴驛記云視客之所居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樂而忘去及得公爲屬尤厚遇之本集與宋漢傑書云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顧遇之厚話及疇昔良復慨然故多發於詩也誥案公和子由除日詩云兄今雖小官辛未佐方作東湖詩云予今正疏懶官長幸見涵新葺小園詩云西鄰幸許庇甘棠凡云佐云涵云庇連下幸字其鄭重若此及選去而公賦雞斯飛閣詩云孰使愛官輕去國此身無計老漁樵是亦因選發也查註於此卷辛丑之首引邵博聞見後錄時陳公弼爲府帥或謂人不得見不平之語時一發露等語將宋選一任抹去合註既從誤紀昀點論專主查註率以不合上官評詩恣意塗抹與本事本詩全不合也餘分詳於後時胡允文爲鳳翔令允文少在蜀嘗從官師游至是識面相得甚歡本集祭胡執中文云君少在蜀從先府君凡蜀之士事賢友仁我之知君固不待見從事於岐始識君面相從之歡傾蓋百年見其孺子駒駿雛鳳誥案胡允文名見鳳鳴驛記執中其字也仕至屯田郎中其子名公達方幼公見而器之越十七年公爲徐州公達已爲獄掾矣餘詳卷十六總案內十六日謁文宣王廟誥案本集謁文宣王廟祝文以祝事之三日祇見於先聖先師公往觀石鼓正謂廟日也今按此例書之歷觀岐陽石鼓作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來

從政見爵叟詩過府廳讀秦告巫咸文游開元寺觀王維畫竹吳道子畫佛滅度復游天柱寺觀楊惠之塑維摩像遂泛於東湖【註】鳳翔府岐山縣皆以鳳鳴岐山得名東湖爲古飲鳳池亦本諸此公此詩以蜀江之清折入東湖寫其不同彼水之濁因而縱棹并及湖中物產故有入門清奧恍若夢中之語是爲前一大段而紀氏點論云純寓牢騷中間開昔周道興翠鳳依檻一段公自註其下云此古飲鳳池也據註究他題面甚明而紀氏點論云忽起一波寓不得志之感得此乃不一滴無餘查註雖誤然未嘗至是也後云予今正疏懶官長幸見函不辭日游再行恐歲滿三循言我爲幕職所幸上官見函不必休沐而出如不及時爲樂則成資且去將不可至茲其意仍歸結至湖也公言宋選顧遇之厚與詩意合查註謂陳公弼相遇之薄與詩意顯背紀氏胸存成見故多謬誤考此詩確爲壬寅夏後作如入癸卯卽無幸見函之語矣今以并入八觀總題因提編於前餘詳後註登真興寺閣觀王彥超畫像又以休沐游城北李氏園訪鑿泉之遺址因至秦穆公墓詠黃鳥之篇【誥案】秦穆公墓詩以不誅孟明作骨全翻詩經後詠三良詩以晏子作骨併翻前作其意以行文自寓其樂故不爲雷同之詞公詩既翻詩經子由和作必本詩經此一定之理也乃紀氏點論云純寓與上官不合之感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壘塊又論子由和詩云力翻東坡之案乃與作意全隔兄弟同時而作詩之意猶不相喻後人欲一一究其說宜其難矣查註雖引誠陳公弼事論此詩却無成見紀說則證之已甚公雖與陳公弼

不合何至求一飯之施欲自殺其身乎

公既屢游久而成帙爰合岐陽石鼓之作敘爲鳳翔八觀詩【謹案】鳳翔八觀詩施註原編將如終南太平宮讀書詩前則爲八年八月和園中草木詩置前正月重游南山詩置後其誤不可勝計紛亂如此則九月詩時已近重陽也其後編七月出禱磻溪諸詩又治平元年以八八觀詩究將焉屬查註據施註標以八年合註從之今考各作其石鼓詩已首記歲月從政之始自應編入辛丑到任餘如東湖詩七年壬寅夏初所作李氏園詩雖有休沐屢至之語當爲七年春中作其他皆詠物論古之詩自辛丑十二月至七年春夏無不可作者要不出此兩年中也詩惟石鼓歲月可據公既并編八觀自應據石鼓類編於前如置於後則施註原編既亂轉無歸宿之地且於所紀歲月從政之旨爲蔑如矣

時適義君從宦於岐公有爲於外日以宮師之言相勸勉且曰某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何用與是人言也本集亡妻王氏墓誌銘云軾官於鳳翔有所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愼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屛間聽之退必反復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也必速已而果然

會大雪所居古柳下獨無雪公疑爲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君曰使先姑在必不發也公媿而止本集記先夫人不發宿藏云吾官於岐下所居古柳下雪方尺不積雪晴地墳起數寸吾疑是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

先姑在必不發也吾媿而止［誥案］公此文作崇德君墓誌作通義君蓋墓誌從其最後者書之也今從墓誌

嘉祐七年壬寅 公年二十六是年三月孫抃罷趙槪參知政事吳奎樞密副使五月包拯薨

正月上宰相韓琦謝啓 本集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云右軾啓違去軒屏忽已改歲向風瞻戀何翅渴饑軾本凡材繆承選取忽從州縣便與賓佐櫛躬自省豈不媿幸伏自到任以來日夜厲精雖無過人庶幾寡過伏惟昭文相公素所奬庇曲加搜揚既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所任簽署一局兼掌五曹文書內有衙司最爲要事編木栰竹東下河渭飛芻輓粟西赴邊陲大河有每歲之防販務有不蠲之課破蕩民業忽如春冰於今雖有優輕酬奬之名其實不及所費百分之一救之無術坐以自斃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勞而無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誥案］是時惟韓琦拜昭文館大學士此啓凡執政皆上而琦爲首撿故文內所敘者琦階也

十日和子由除日見寄詩 ［誥案］詩有詩成十日到句應編於此証據子由原題編辛丑之末者非是 查

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下歲以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前以破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栰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栰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 ［誥案］前載謝執政啓此鳳翔簽判之專司也後應副仁宗山陵所需渭河方乾涸挽運竹木至繁差五月之久皆衙前之害也幸早爲之地耳

公卽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栰行

無虞乃言於朱選便得係籍於府自是衙前之害減半矣附錄墓誌本傳案此條無年月可考覩謝執政啓有救之無術坐以自懟之語則此為刻不可緩之設施矣公勇於為義必當首行之也葺小園於廨北闢隙地為亭亭前為橫池分堂之北廈為軒牕曲檻俯瞰池上出堂而南為廊以屬之堂廊之兩傍各為一池通府廨所引汧水以注於池種蓮養魚其中附錄文汧水說出扶風汧縣西北入渭水經注汧水出汧縣蒲谷鄉弦中谷爾雅釋水汧出不流註云水泉潛出自停為汚池也今以公詩不知汧水黃有水濁如泔等句證之與爾雅甚合而紀曉嵐乃滋意塗抹以供其愉快何也復為板橋以達池之北環池雜植桃柳松竹與櫻槐為暎帶槐之上野鶴巢焉又於亭北蒔牡丹一叢作新葺小園詩附錄

此二詩施註不載查註從續補遺收入積採詩中外集編鳳翔作今據和子由岐下詩敘補編詩有使君尚許分池綠西鄰幸許庇甘棠諸句蓋廨在府之東北由府池以導汧水入而為池右鄰府之後園林木叢茂終南在城北為樹所蔽故陳公弼後於圃中築凌虛臺升高望之其地與公所葺園僅隔一垣也圃中惟老槐一株又一老榆為土地廟所障乃遷其廟而出之其他桃杏松檜三十餘本皆手植未易暢茂而府之高柯喬木則森蔭於其傍故詩又有去後莫憂人翦伐句謂西鄰則朱選甘棠在焉是亦足以庇斯園也

要知讀此集既已逐篇讀之又當併一部讀之尤當以其事跡之蔓衍於三

年五年三紀兩紀者折出讀之然後週於逐篇之間而得失自見今讀詩者惟恃一註註東則東之註西則西之容有不誤者耶**二月五日詔令郡吏往屬縣減決囚禁**宋史云七年二月己卯朔癸未命官錄被水諸州繫囚誥案此詔以九日至鳳翔距京師本近故公有詩成十日到句也**十三日公受命出府赴寶雞虢郿盩厔四縣抵暮宿武城鎮是夜二鼓寶雞火作相去三十里而見於武城十四日衝曉至寶雞火方熄烟煨猶藉吏卒何呀咻也遂自寶雞至虢聞太公磻溪石投竿跪餌處膝印猶在欲往觀非道所經不果行**誥案公奉詔減決至虢尚欲至郿磻溪在縣東十八里不可以游觀往也後即自郿到府不復歸至虢縣公自註甚明此行只賦五排一首故題云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經歷者寄子由據詩未至磻溪也其後分詠各題已游磻溪此乃再至之作分晰甚明施註以前後詩接編查註合註仍之皆不能考明其故是既作五百言又作分詠各詩非特情事不合且此五百言皆唐捐也**十五日過董卓城至郿縣日將晚復自郿起發道過太白山下宿於清秋鎮**誥案有詩蛟龍嬾方睡缾罌小容偷句公自註云山上有湫甚靈以今歲旱方議取之忽然興下一線貫爲再至之因如無此註勢必牽混後詩皆同時作礙難分晰矣**十六日過官竹園至盩厔王事既畢十七日朝謁太平宮因遊翊聖將軍殿**

與監宮張杲之泛舟南溪遂留宿於溪堂本集與監承事書云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沈里中宜及今爲樂【辨證】此書追述終南舊游及李庠事甚詳以後題與張李二君同游南溪考之則監承事卽張杲之也十八日循終南山而西縣尉以甲卒爲前驅因近官竹園時有虎也【辨證】盩厔縣官竹園在處皆是設司竹監掌之與杲之同游樓觀訪尹喜授經臺會食於大秦寺而太平宮道士趙宗有者攜琴來送鼓鹿鳴之章【辨證】欒城集聞子瞻重游南山詩云定邀道士彈鳴鹿誰與溪堂共酒杯自註云彈鳴鹿飲溪堂皆前游終南時事蓋指張杲之趙宗有二人也復西游延生觀自觀後循坡而上宮堂幽寂則玉眞公主遺跡在焉入黑水谷觀仙游潭宿於中興寺寺有玉女洞飛泉甚甘十九日以泉二瓶歸至郿【辨證】以欒城集後和子瞻三游南山九首論之則仙游潭南寺北寺馬融石室玉女洞皆聚一處與樓觀五郡大秦延生不相附麗但此三年中公屢至不可悉數亦從無三游南山之說此乃子由約其詩多者言之而與譜所編往游次敘則大謬不然也并記於此二十日至府因迹凡所經歷者五百言以寄子由過董傳於二曲因訂交焉本集上韓魏公書云進士董傳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書乃熙寧二年己酉京中所作自己酉而逆數七八年則爲嘉祐六年壬寅傳

既居二曲公當於行部識之也因載於二曲初歸之後 三月旱七日微雨而止公赴郿禱於太白山上清宮作祈雨文 本集鳳翔太白山祈雨祝文云惟西方挺特英偉之氣結而為此山惟山之陰威潤澤之氣又聚而為湫潭瓶罌罐勺可以雨天下而況於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為生者麥禾而已今歲不雨即為凶歲民食不繼盜賊且起豈惟守土之臣所任以為憂亦非神之所當安坐而熟視也聖天子在上所以懷柔之禮莫不備至皆以為今日也神其鑒之上以無負聖天子之意 誥案 公前作不至磻溪以王命故也此行分詠有磻溪詩其為禱雨事竣後道往游明矣 自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 誥案 是時張橫渠與其弟天祺並已從仕於外惜公時往來於郿者三年而於此不過不知有關學也逮周敦出公門下始為作濂溪詩如早與二張相接必有契合過於他人者且於洛中亦有氣類之通矣其後熙寧己酉還朝程明道張天祺在言職方與王安石齟齬而公所與游者則司馬光劉恕劉攽李大臨蘇頌李常孫覺滕甫諸人也安石脅奏神宗謂司馬光日夕相與切磋皆蘇軾輩似光於居洛前與洛學尚未有連故公亦未與之接而其後所知則皆洛學矣凡此後先分合過與不過中有數在不可以强而致也 因復游延生觀玉真堂遂至仙游潭登中興寺觀玉女洞尋馬融讀書石室還過樓觀由郿塢入磻溪觀太公釣石至石鼻城並有詩既歸和子由所作岐下郡學池亭諸詩 誥案 和子由岐下各詩查註以叙有至岐

遊丹之語編於正月非是此乃自叙葺圃之時非和詩之時也考其詩句惟桃與牡丹盛開其詠術云節節臥春水平鋪亂萍葉亦非夏時之狀當定爲三月作其第一首爲北亭得雨之後公榜爲喜雨亭者卽此亭也此詩不及喜雨之事則諸詩作於三月未雨之前必無誤矣

十六日又雨父老以爲未足詢其故答曰太白山有禱必應近緣封神爲侯自此禱不驗公考唐會要神封公始信神以左降不悅亟建復爵議上諸府十八日宋選齋戒專使往告於神因迎龍水誥案此條詳卷四總案迎送神詞條下所載大白山神記茲不分列於前者以此記載明乃嘉祐七年事特并存之以證查註辛丑十二月到任時陳希亮爲府帥等語之誣也

十九日公待郊外百姓舞而起者數千人水未至油雲蔚興天日慘變久之而雨不下誥案此節摘錄本集代宋選乞封太白山神狀後有專條

公復入城從宋選禱於眞興寺閣作禱雨詩誥案詩有太守親從千騎禱神翁遠借一杯清句明言宋選禱雨而往取湫水也本集既有代宋選乞封太白山神狀及太白山神記可考應編詩七年三月乃查註誤編八年六月直出禱磻溪之前又引子由賦敘季夏六月公與張琥登寺閣望白雲懷孔明以爲是日作詩事實合註並從誤紀曉嵐亦以詩與註不類輒將詩亂點了事此乃不熟全集故爲註所紿也今註明此詩改編於此

及自城中還道中雲氣自山中來如羣馬奔突飽歸放

之作攓雲篇【附錄】此詩據詩敘亦是日作詩有雲兮汝歸山無使達官怕何乃攖其雷雲不雨而卒以成歲故借用木華語以蕃之也乃紀氏點論云結寓牢騷此因專主陳公弼之說故作者胸中空洞而讀者滿腹渣滓有若頑雲俗霧蔽障滿天無非陰霾之氣矣未還出郊風霧相纏旗幡飛舞隆隆獵獵若有驅導而龍水適至還迎禱其下宣龍水文本集禱龍水祝文云雲布多峰日有焚空之勢雨無破塊人懷鳴盾之憂雖屢叩於明靈終未徹於通感府主舍人存心為國俯念鄉民爇香露以禱祈對龍湫而懇望伏願明靈敷感使雨澤以旁滋聖化荐臻致田疇之益濟既禱雲化為雨遂彌四方至二十一日大雨雹足二麥垂枯立時復起公以北亭為志喜之所作喜雨亭記本集喜雨亭記云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附錄】記云越三月乃雨者當作至三月乃雨解方與下文始旱而賜

之雨句相合如作九十日解當計至六月以後是已爲大旱矣又前載得雨諸日皆本此文并記於此

爲宋選作乞封太白山神狀 本集代宋選奏乞封太白山神狀云伏見當府郿縣太白山雄鎮一方載在祀典案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神爲神應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饑饉粒食將絕盜賊且興臣採之道塗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尋令擇日齋戒差官莅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隆隆獵獵若有驅導既至之日陰威凜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既日不散遂彌四方化爲大雨罔不周飫破驕陽於鼎盛起二麥於垂枯鬼神雖幽報答甚著臣竊以爲功效至大封爵未充使其昔公而今侯是爲自我而左降揆以人意殊爲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亞五岳若賜公爵尚虛王稱校其有功實未爲過伏乞朝廷更下所司詳酌可否特賜指揮 誥案 查註於太白山迎送神詞下引此狀刪去代宋選奏四字合註仍之而註其下云此文代太守宋選作又以邵註本之續補遺二卷分編於集而餘二十首未編者以十九首列入卷四十七續採詩中其謝宋漢傑患李承晏墨一首可據外集編入元祐者則刪去之既抹殺其父又抹殺其子此有意顛倒是非以實邵綠也合註復收此詩罷十九首後并引鄧椿畫繼註明宋選之子是既知有太守宋選及其子矣乃於查註之謬特扶同隱匿以成沮辱廢死陳公弼之說其失均也

四月聞吳奎拜樞密副使作賀啓 本集賀吳副樞啓云頃聞休命擢領上都會安坐之未皇已歡聲之布出即欲裁問少通勤拳以爲不久當有非常之聞是以未敢輒爲率爾之賀逮茲未幾果已如言釋府事之喧繁總兵權於禁密傳聞四遠歡喜一詞伏惟某官

機器足以應無方而有朴忠沈厚之量文華足以表當世而有簡素質直之風置之於都會則其爲效也速而所及者廣委之於樞機則其成功也遲而所被者廣深惟賢者之處世皆以得時爲至難明公宜愛此不貲之軀以畢其能事區區之意言不能勝

撰宋選修鳳鳴驛記 本集

鳳鳴驛記云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爲府從事至數月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阜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興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甓坯釘各以枚計稭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使之居其所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齟齬於世而未嘗有不屑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傳舍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復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眞足書也【誥案】此記作於嘉祐七年壬寅而月無考查註於卷一牛口見月詩已引載鳳鳴驛記丙申舉進士過扶風之語非不見下有今太守宋公辛丑八月到任語乃排抹殺之而合註亦扶同其謬特錄此記以證兩註非持平之事云

得吳道子畫

四菩薩以獻宮師而本集四菩薩閣記云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爲賊所焚有僧於兵火中拔其四版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全遂竅其版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版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爲甲

以隋仁壽宮中怪石植之喜雨亭北子由爲作詩欒城集子瞻喜雨亭北隋仁壽宮中怪石詩云仁壽宮中穭穀生大湖奇石草間偃興衰換世身猶在南北從人事已輒累石作臺秋蘚上斷泝通水細渠清三年此亦非公有空使他年記姓名【補注】府仁壽宮創唐九成宮也又考本集詩文不載此事疑已佚去矣令錄子由詩以當紀事云

讀開元天寶遺事作詩【補注】此三詩施註原編不載外集編第三卷在鳳翔作查註從續補遺收編此卷之末今仍附載

寄張琥爲法曹【補注】張琥後改名璪字邃明洎之孫全椒人也洎爲參知政事性險詖好攻人短尤貪鄙惟善事內官以病改刑部侍郎死璪喜於見現登第爲鳳翔法曹及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會公與鄭俠獄起璪與李定雜治獄傅致之死併陷王安國俱坐貶累又劾馮京與俠交通罪王珪爲相力引之元豐四年參知政事五年改中書侍郎神宗命公修國史復有旨起公以本官知江州並爲珪璪所沮命格不下璪素性姦邪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結宣數起大獄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蔡章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從順各得其歡心哲宗立子由入爲右司諫與王覿上殿言張璪天資邪佞易以爲姦宜以時除去子由復上言曰臣竊惟璪性極巧

佞遇事圖轉昔王安石呂惠卿首加擢用被以卵翼之恩收其腐大之效與章惇等並結爲死黨熙寧變法皆璪等所共成就今璪仍在重位與聞大政其中心未嘗一日無窺伺之邪謀忘王呂之故禁也譬如蛇蠍遇寒而蟄藏賊逢霜而止及春陽發動暮夜陰閒故態復作正姦臣用智何便竊發之時其害必深會劉摯亦以爲言罷知鄭州移揚州死其與公同登眞興寺閣正璪爲鳳翔法曹時也今據宋史事略長編欒城集撮其大略如此**六月**

公與琥晚登眞興寺閣南望遠山如畫山前白鵠十數杳杳飛去五丈原上白雲如霞發慨然思孔明之遺跡亦爲書以告子由且可以賦此子由作登眞興寺樓賦武欒城集登眞興寺樓賦敘云季夏六月子瞻與張戶曹琥同遊眞興寺晚登寺後重閣南望遠山如畫山前有白鵠十數杳杳飛去東南望五丈原原上有白雲如霞發慨然思孔明之遺跡作書與轍曰可以賦此賦曰涉六月之徂暑兮遡秦川而遠望樓馮高而遂遠兮目將薄乎西方南望遠山之參差兮奔走相屬而騰驤林皐蔚以扶拱兮浩合沓而橫極若群馬之相追逐兮忽懵然而狂章日將入而山陰兮天黝黝而茫茫淡平雲之凝碧兮白鷺歸以翱翔羽裊裊其彌遠兮發斷絕而復揚巘霧歸於何所兮泝兩澗之泱泱迴東望夫修隆兮隱高原曰五丈思古人而不可見兮渺橫流以混混雲坱北其不起兮若霞蔚而在上嗟一日之所見兮蓋千變以異狀忽已去而莫執兮夫豈勝乎追想强馳詞於千里兮增異日之惆悵非有意於求蘇兮從今世之追賞覽川原而思古兮祝亡弓之遺響〔謹案〕賦云季夏六月用明堂位語不詳何年所作查註引此敘截眞興寺閣詩題下

以為詩與敘皆嘉祐癸卯作合註從誤今附載此案之末不以六月論也

王頤遺古塔銅龜子

本集捨銅龜子文云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子予無舍利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敬為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頤為武功宰長安有修古塔者發舊葬得之以遺予予以藏私印成壞若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壞貴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豈有是哉予其并捨之【誥案】公過蘇州多矣其作文捨去之時無考而王頤時為武功宰公後詩有我昔識子自武功句可證正王頤遺銅龜子時也今附載於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三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嘉祐七年壬寅 是年八月立英宗爲皇子詔曰人道親親王者之所先務也蓋二帝之隆治由斯出朕甚慕之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曙皇兄濮安懿王之子而朕之猶子也少鞠於宮中而聰智仁賢見於夙成向者選於宗子近籍命以治宗正之事使者數至其第乃崇執謙退久不受命朕歎然有嘉焉朕承先帝遺緒奉承聖業罔敢失墜夫立愛之道自親者始固可以厚天下之風而上以嚴夫宗廟也其以爲皇子九月大享明堂赦天下

八月中都公提點利州刑獄卒於任 欒城集伯父墓表云提點利州路刑獄嘗行部至閬中民觀者如堵牆其童子皆相率環公擁之不去公曰吾去此二十年矣爾何自識予皆對曰聞父祖道公爲政家有公像祠公復來公至逾年劾城固縣令一人妄殺人者一道震恐嘉祐七年八月乙亥無疾暴卒吏民哭者皆失聲閬人聞之罷市相率爲佛事市中以報享年六十有二官都官郎中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後以二子登朝累贈太中大夫

九月聞訃作祭伯父提刑文 本集祭伯父提刑文云嗚呼昔我先祖之後諸父諸姑森如鴈行三十年間死生契闊惟編禮與伯父千里相望宦游東西奔走四海去家如忘至有生子成童而不識者兹言可傷方約退居卜築相與終老逍遙翱翔嗚呼伯父一旦捨去有志弗償辛丑之秋送伯西郊言別於槁廢顧以招執知此行乃隔幽明嗚呼伯父生竟何爲勤苦食辛以律厥

身知以爲民不知子孫誰爲優孟悲歌叔孫惟有斯文以告不泯【詰案】鳳翔去利州路甚近九月必聞訃矣此文下註治平元年乃嘉祐七年之譌也今據墓表爲當

九日不預府會獨游普門寺僧閣寄子由詩詔封太白山神爲明應公重新其廟公親往祀之作太白山封明應公文本集告封太白山明應公祝文云天作山川以鎮四方俾食於民以雨以暘惟公聰明能率其職民以旱告應不踰夕帝謂守臣予嘉乃功惟新爵號往耀其躬在唐天寶亦賜今爵時惟術士探符訪藥謂爲公榮實爲公羞中原顛覆神不顧救今皇神聖惟民是憂民既俛溢皇無禱求衮衣煌煌赤舄繡裳捨舊即新以祐我民

復爲歌迎送神詞本集太白山神記云吾昔爲扶風從事歲大旱諭父老境內可禱者云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師少卿爲守奏封山神爲癘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書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神爲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祝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湫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髣髴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爲明應公吾復爲文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墮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詰案】本集別無記文所云復爲文者或即太白山迎送神詞也

二十日微雪作懷子由詩【詰案】詩有冷官無事屋廬深句王註謂陳公弼命公兼府學教授故詩用冷官事者誤此因治平甲辰八月公和圃中草木詩自註有夜宿府學語附會此註在王本分類中無年月可稽故其謬不破也據

欒城集和詩有離思隔年之句確爲壬寅作是施註原編不誤而陳公弼未到任卽以公弼論無敎授永遠缺官而簽判一兼三年者公在岐下謝張太原送蒲桃詩有冷官門戶日蕭條年年專遣送蒲桃等句必非年年作敎授始爲此語也此乃註家知得杜陵有廣文先生官獨冷句必欲實弄故妄以實之耳今於詩下刪去此註駁正於此又案詩有近買貂裘堪出塞忽思乘傳問西琛句詩因雪作故云近買貂裘既有貂裘不妨出塞此因買裘生出作結相映成趣耳乃紀氏點論云居下僚而不得志憤激而爲立功邊外之思鬱鬱時實有此想所論甚謬又公岐下送崔岐詩有貂裘佀雪觀形勝句詩意大畧相同與語所論合足以破妄而雪誣矣

十一月同李寀送崔岐歸二曲馬上作詩 本集與監詩丞事者云當時李寀彭年監官與之往還甚歡胸中後來豪俊爲誰乎舊與彭年一詩彭年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多感慨闕此詩王註施註本皆不載查註從外集收入卷四十七續採詩中今補編入集詩有爲問南溪李夫子壯心應未遂流年句彭年讀之淚下當卽此詩也

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有寄十一月大雪數日抱病未起號令趙薦以詩相屬作和詩

十二月公以歲暮思歸不得有懷子由寄饋歲別歲守歲諸詩嘉祐八年癸卯 公年二十八是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崩英宗卽位不豫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四月立皇后高氏五月富弼樞密使十月仁宗葬永昭陵

正月立春日祭勾芒神文 本集祝文云夫帝出乎震神實輔之玆日立春農事之始將平秩於東作先恭授於人時乃出土牛以示

案

早晚惟神其祐之

十五日夜過鳳翔東院觀王維畫壁作跋本集題鳳翔東院王畫壁云嘉祐癸卯上元夜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耿然畫僧踽踽欲動恍然久之

和子由踏青蠶市二詩誥案欒城集原題記歲首鄉俗寄子瞻二首踏青蠶市此因公虞歲有蜀中風俗之作故亦述其歲首者也

宋選罷鳳翔任誥案宋選罷任無考據寶雞縣斯飛閣詩似在正月又據陳公弼傳云載官鳳翔實從公二年公以治平甲辰十二月罷簽判任計以二年陳公弼當以嘉祐癸卯正月到任合斯飛閣詩觀之正其時也宋選史不載本案亦無兼傳他人之例獨此以更正疑誣之故則考其字考其地考其氏族考其子考其在朝同官歲月言語考其身後謦欬並補全之登載於案俾昭然復顯於世故曰君子之道雖闇而必彰也并記於此

陳希亮自京東轉運使來代本集陳公弼傳云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中天聖八年進士第始爲長沙縣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擒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爲零都巫覡歲斂民財祭鬼公禁之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以母老乞歸蜀得鄂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其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迺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爲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拜請

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田以狥公不可獨治爲暴者十餘人勞其
餘而遣之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乃以爲宿州
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沿汴皆飛橋移滑
州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臥
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通判井淵上以爲憂問
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爲曹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
南饑壽春王正民不任職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
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饑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
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方
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
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公懼公益親信之皆指心誓爲公死擢
點刑獄江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又兼開折司
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
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卽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輒出首色
閑和則相與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
命旣至乃斬元以狥其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
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歐康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北公移捕甚
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羣盜爲之屏息移知鳳翔倉粟支
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貸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
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便之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
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從人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公曰吾
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

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單令狀以還使者亦數聞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今為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為大理寺丞慥未仕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訒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然所立有絕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王明清揮麈後錄云東坡先生平生為人碑誌絕少蓋不妄語可故也其作陳公弼傳敘其剛方明敏之業殆數千言至比之長孺然其後無間心竊疑焉比閱孫叔易外制集載其所行陳簡齋去非為參知政事封贈三代告詞始知乃公弼子忱之孫簡齋出處氣節醇懿文章為中興大臣之冠善惡之報時有後先其可謂無乎【閱案】東都事畧及宋史據公此文立傳並無異詞其海印國師交通之權貴乃章獻明肅皇后家外戚沈氏子乃沈元吉也查証引邵博語合証引張芸叟語謂此傳為補過之文但揮麈錄誠兩宋掌故最為賅博宋時已撤取其書據修國史使邵張二說稍有影響王明清必習聞之顧肯漫為是語乎查証引東都事畧宋史及本集可謂繁稱博引惟陳公弼獨不錄三書所載三傳之事實卽揮麈各錄在查合二証亦多徵引非不見此條也今錄陳公弼傳先正其體餘分詳於後云

希亮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水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

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教學養士爲急謹案以上皆本集陳公弼傳原文其來鳳翔也馭下嚴肅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時王彭監府諸軍獨偘偘自若未嘗降色詞本集王大年京詞云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軍時太守陳公弼馭下嚴甚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視君獨偘偘自若未嘗降色詞公弼亦敬焉謹案嘉祐末乃嘉祐八年也與從公二年之說相合公年少氣盛屢與希亮爭議至形於言色本集陳公弼傳云公於軾之先君子爲文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爲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謹案邵博張芸叟之說卽摘此數語以附會之也公自論其通守錢塘云余方年壯氣甚不安厭官見於海辯眞贊至於自悔之說尤多其與章惇書云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軾強狠自用追悔無路凡此種語屢見於集公不諱也查註乃誣以爲致死陳公弼後在黃州悔之始爲作傳補過可乎希亮頗不直公至奏劾於朝公亦不顧也本集謝館職啓云一參賛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挂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謹案公自鳳翔罷還英宗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韓琦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此上執政謝館職啓中語也據此文公弼竟劾之矣要知公弼之深文與公之謝啓凡宰執自韓琦以下無不見者如歐陽修欲爲沮辱抵死

之謀則此語必不布於執政矣熙寧中王安石求公過失無有始誣以販私鹽如陳公弼事稍可文致倘俟元豐執政以畀陳季常甘心乎今先錄本集堂堂正正之文立案大體既明然後與邵博張芸叟辯

因希亮作客位假寐詩

查註云邵氏聞見後錄謂公弼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簽書判官時吏呼蘇賢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故東坡客次假寐詩不預府燕詩其不堪如此東坡作小文必塗改往反後公弼受他州饋酒從贓坐沮辱抑鬱抵於死或云歐陽憾於公弼有曲折東坡不但望公弼相遇之薄也公弼子季常居黃州元豐初東坡謫黃者執政疑公弼廢死由東坡委於季常甘心焉然東坡季常相得甚歡故東坡爲公弼作傳至比之汲黯合註云張芸叟畫墁集房州修城碑陰記蘇子瞻登制科簽判府事與陳公不相叶竟至上聞其來陳公以鄉里長老自處于瞻少年氣剛不少下子瞻後悔此事不喜人問之於是作陳公弼傳是亦補過之言云誥案客位假寐詩公自註因陳公弼作壬寅九日不預會詩與陳公弼無涉邵博妄牽入之據陳公弼傳問沈氏子事坐廢在爲問封司錄時與知鳳翔相去三十餘年邵博附會以爲鳳翔廢死若謂傳有不實則東都事畧宋史王註載公弼仕至太常少卿卒贈工部侍郎皆同何均無異詞也今考聞見後錄卷二十載一條云東坡謫黃州熙寧執政妄以陳季常任俠家黃之岐亭有世讎使之甘心焉然季常從東坡甚驩也邵博明知其太誣故又明言其妄自爲遮蓋何以查註獨撮敘卷十五歐陽修憾公弼沮辱抵死事特抹去此條不載公嘗謂歐陽公好士爲天下第一而士之負公者時有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歐陽之自處也如此其肯爲人修怨者乎且是時英宗在位首相則韓琦參政則歐陽修趙槩遞爲樞密使者則

富弼文彥博內制則范鎮張方平言官則呂誨司馬光范純仁呂大防也君明臣良一時稱極盛而歐陽修獨執坐酒之微文實府帥於沮辱抵死是紹聖間二惇二蔡之所爲也公弼乃富弼所薦弼獨無一言乎叢書堪集云子瞻在岐與陳公不相叶竟至上聞其上聞出之於公是公發其陰私之酒而歐陽廢死之又爲傳以補過其意顯然矣芸叟雖無沮辱廢死明文而合註以其上聞補過之說接載查註之後是欲凡讀者必信而註之誣也讀者豈盡知聞見後錄已自認妄語而查註引證中有棄取特避輕就重乎王張芸叟畫官奏中何不明載其事於鳳翔而乃誣託於房州修城之碑陰此書卷帙太繁詞多鄙俚亦恐與廣參雜芸叟當無此夢囈語若如邵博芸叟所載將使兩文忠爲何等人公弼史之所許亦不可加以誣衊邵伯溫云歐陽文忠與康節無素其在執政日使其子棐赴洛視之康節具告以平生學術出處大槩臨別以異日無忘鄙野爲託後二十年韓絳尹洛爲請諡於朝會棐官太常遂定諡爲康節然則伯溫亦不欲詆譏歐陽者博乃并其父書而忘之矣今斥其妄殆亦伯溫之意也又案客位假寐詩施註原編倅杭卷中因誤查註據邵博語改編卷三壬寅重九不預會詩後而自以爲得亦誤今改編嘉祐八年癸卯正月以符公實從二年之說又誥所引邵博載東坡論黃熙寧執政一條案熙寧中公未嘗論黃邵博亦誤均應駁正

二月公以事至長安和劉攽題薛周逸老亭詩

誥案此詩施註原編中隱堂詩前據中隱堂詩敘與詩則二題同時所作原編未誤查註獨折此詩置之未到鳳翔任前反誤合註亦從誤今改歸原處餘詳中隱堂條下

游王紳家園亭作中隱堂詩

誥案王紳時爲岐山宰其居第園亭在長安城中公至長安紳以書戒其

子弟乞公臨存因以乞詩此見於公詩敘者又其詩第三首云二月驚梅晚幽香此地無依依慰遠客皎皎似吳姝關中無梅公廨宇池亭植樹三十餘本而獨無梅樹茲忽於二月在長安王紳家見之不覺驚喜而獻此敘云依依慰遠客也據此則施註同編之遊老亭詩必有所授信爲嘉祐八年二月至長安詩也

送虢令趙薦罷任還蜀　查註續採送虢令趙薦詩云嗟我去國久得君如得歸今君捨我去從此故人稀不惜故人稀但恐晤語非佳人西方子佩服貝與璣宛兮若處女未始識戶屏何必識戶屏潛玉有光輝〔誥案〕此詩各本不載查註據外集鳳翔作收入續採中今載於集

三月過寶雞斯飛閣有懷宋選之去作詩〔誥案〕此詩查註從續補遺中移編卷三終南各題之後非是詩有誰使愛官輕去國此身無計老漁樵句此因陳公弼之來而感宋選之去無可疑者又此詩爲春日所作改編於此確不可易矣

重遊終南和子由所寄詩〔誥案〕此詩查註從續補遺移編卷五自清平鎮遊南山十一首之前非是據子由原唱云應有新詩還寄我此詩答云嬾不作詩君錯料是明言此番至終南未有詩也查註與清平鎮十一首同編治平元年甲辰其誤顯然今考詩意爲三月作若以屬之嘉祐七年壬寅三月亦有游南山各詩與嬾不作詩之句不合惟八年春日無游南山詩今改編於此爲當云

再和子由寒食〔誥案〕公詩有寒食今年二月晦句殆公和作已在三月中也

記開元寺吳道子畫佛滅度以答子由題畫文殊普賢詩

二十九日仁宗崩　宋史云八年三月辛未帝崩於福寧殿遺制皇子即皇帝位喪服以日易月山陵制度務從儉約

四月

一日英宗卽位韓琦爲山陵使老泉全集上韓昭文論山陵書云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霸州文安縣主簿禮院編纂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今者先帝新棄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爲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相公將何以處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游觀無所增加幃簿器皿弊陋而不易今一旦棄羣臣而有司乃欲擬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頃者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箠爲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狠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竊惟先帝平昔儉身節儉者如此其至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而不可復改則又過矣昔唐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甚東都事畧方仁宗山陵事從其厚公私騷然洵言於韓琦琦謝之爲省其過甚者朱子晦菴題跋云仁宗皇帝慈儉之德冠冕百王而因山之奉煩費若此豈其心哉宜乎老蘇先生有華元樂舉之譏而忠獻韓公不敢辭其責也然此帖所云置司裁損仍是韓公當國時事亦足以驗其悔悟之實矣此其所以爲韓公耶[illegible]案此文凡千餘言今取事畧所不載者摘出爲一通朱子所謂韓公悔悟者非是此本非琦之意也

公應副山陵所需編木

桄竹東下河渭而渭水暵涸挽木不下鞅掌王事至於忘食凡五閱月而後休焉[闕]編木桄竹東下河渭此發判所專司也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和子由詩云橋山日月迫府縣須差抽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無泥菑堰旋插修對之食不飽餘事更遑求劬勞幸已過朽鈍不任鍛秋風迫吹帽西阜可縱游據此詩公之行役可見橋山日月迫者謂仁宗以十月葬永昭陵而差事不可緩也逮八月杪始訖事故云劬勞已過而秋風吹帽也此數月中公未必安坐府中與陳公弼爭議又夏秋甚旱復於冗中入山致禱與渭涸無水情形皆可互證

元昊叛後關中竝爲衙前所困民力憊甚公議以官榷與民稍優裕之乃上其事於府由陳希亮聞於朝因上韓琦論場務書本集上韓魏公論場務書云軾再拜獻書昭文相公執事軾得從官於西嘗以爲當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齊之其勢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隨款而拄隨壞而補也往者寶元以前秦人之富強可知也中戶不可以畝計而計以頃上戶不可以頃計而計以賦一經元昊之變氷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謂富民者嚮之僕隸也今之所謂蓄聚者嚮之殘棄也然而吳賊之遺種其將承世而臣伏耶其亦有時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堅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傷殘之餘而能辦者軾所不識也夫平安無事之時不務多方優裕其民使其氣力渾厚足以勝任縣官權時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納之於患難軾恐外憂未去而內憂乘之也鳳翔京兆此兩郡者陝西之囊橐也今使有變則緣邊被兵之郡知戰守而已戰而無食則北守而無財則散使戰不北守

不散其權故在此兩郡也軾官於鳳翔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自其家之甕盎釜甑以上計之長役及十千鄉戶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謂一分者名爲糜錢十千可辦而其實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勝計也科役之法雖始於上戶然至於不足則遞取其次段下至於家貲及二百千者於法皆可科自近歲以來凡所科者雖有能大過二百千者也夫爲王民自甕盎釜甑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爲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之困窮亦可知矣然而縣官之事成以二千四百分爲計所謂優輕而可償其勞者不能六百分而捕獲强惡者應入焉摘發贓弊者願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獨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純被於衙前也民之困窮又可知矣今之最便惟重難日損優輕日增則民尚可以生此軾之區區議以官榷與民其詳固已具於府之所錄以聞者從軾之說而盡以予民失錢之以貫計者輒嘗粗較之歲不過二萬失之酒而償之於税將是二萬者未得爲全失此一轉運使之所辦也如使民日益困窮而無告異日無以待倉卒意外之患則雖復歲得千萬無益於敗此賢將帥之所畏也去歲赦書使官自買木關中之民始知有生意獨非相公果斷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且下本路本路下諸郡或以爲可或以爲不可然後監司類聚其說而參酌之比復於朝廷固已朞歲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方今山陵事起日費千金軾乃於此時議以官榷與民其爲迂闊取笑可知矣然竊以爲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惟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寬大閒暇久長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懼而大服也明年之春陛下改元之歲必將首行王道以風天下及今使郡吏議之減定其數當復以聞則言之今其時矣伏惟相公留意幸甚

謹案陳公弼所上公原議考本集不載據此則雖與爭議

然亦未嘗不用公言也查註謂不預府燕其不堪如此者尤見其妄又案此書雖上韓琦必不能用以公係新進而琦方持重故也然當嘉祐之末關中困憊若此不數年而行新法開邊釁其民益困可知宣仁簾聽稍事休息而章惇呂惠卿力反元祐遂復窮兵黷武史屢言關中大困者以此蓋舊病不拔而新疾疊加也再後康王南奔悉舉而棄之關中亦陸沈矣此有未不治之症韓琦以陝西兵多乏食將籍民丁爲義勇公欲與之休息而琦方欲役之是亦策之左者矣

陳希亮於後圃築凌虛臺以望南山屬公爲記公因以諷之

本集凌虛臺記云臺因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怳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邱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誥案】此文誠有不滿於公弼以公弼有名推深文之一事故此文有人事得喪數語與之對鍼然公許

以古之遺直又謂其嚴而不殘是公弼亦必右其道者何至結成修怨之事其後賦淩虛臺詩和平特甚則彼此消釋久矣公謂形於言色已而悔之者乃臨事而爭事後而旋悔也若必誣爲黃州悔之而後作傳補過此二註之意也

過陳慥於岐山希亮第四子也慥從兩騎挾二矢馳騁於長林豐草間與公論用兵法遂訂交焉

本集方山子傳云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劒用財如糞土十九年前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謹案】公以元豐庚申遷黃與陳季常重遇於岐亭此傳作於壬戌數至嘉祐癸卯凡二十載故云十九年前也季常長公五年時公年二十八季常年三十三矣岐下之事皆其目擊若如查註合註之說是公弼只此一子方在襁褓故在黃時得爲傳以紿之免其甘心之禍幸成補過之文也

七月旱太甚而禱於太白不驗出而禱磻溪二十四日公至虢縣二十五日晚自虢縣渡渭宿於僧舍曾閣夜久不寐見壁間有前縣令趙薦題名作詩

【謹案】磻溪而諸詩據施註原編例爲嘉祐八年作而查註列入八年者紀錄載入七年今考七年公有病中大雪觀號令趙薦以詩相屬一題而此題云前縣令趙薦詩有故人漸遠無消息句是七年冬間趙薦方任虢縣至八年七月時已罷去則紀年錄所載誤矣公將如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詩云中間罹旱暵欲學喚雨鳩卽指此禱雨事乃八年之確證也又宿會閣詩有欲向磻溪問姜叟僕夫屢報斗杓傾句紀氏點論云

問姜叟雖切磻谿卻與禱雨無涉東坡詩往往有疏於律者不得一槩效之凡紀氏此種謬誤不能歸咎查註疏漏既欲評論何以不讀全集也

十六日五鼓馳赴磻谿宣禱雨文本集磻谿禱雨祝文云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而已秀者待雨而實三日不雨則穟者不實矣莢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不雨則莢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閒民待雨而耕且種七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閒民不種矣穟者不實莢者不秀餘土不耕而閒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不任責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乏其祀茲用不敢寧居齋戒擇日並走羣望而精誠不歆神不顧答吏民無所請命聞之號有周文武之師大公其可以病告乃用太殺之禮禱而不祠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生而為上公沒而為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云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神且勇計其神靈無所不能為也吏民既以雨望公公亦當任其責敢布腹心公實圖之【誥案】此文乃開武成王祀典之先者其後將不止雨暘之禱矣并記以詩遂自磻谿往陽平憩於麻田青峰寺之翠麓亭二十七日自陽平入斜谷宿於南山蟠龍寺二十八日至下馬磧憩於北山僧舍登懷賢閣南望斜谷西眺五丈原羣山蒼莽縱橫如列陣窺若諸葛公自斜谷擁騎疾馳出屯原上題懷賢閣諸詩【誥案】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地屬郿縣此則已過斜谷而入岐山縣境當為二十八日之事題作是日恐傳本有譌也九月將赴

終南太平宮谿堂讀書和子由詩誥案詩有秋風迫吹帽句是此詩作於九月初也

太平宮觀三聖遺跡書太宗急就章本集書太宗急就章云軾近至終南太平宮得觀三聖遺跡有太宗書急就章一卷爲妙絕自古英主少有不工書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軾於書亦云

至谿堂讀道藏作詩誥案將如終南和子由二詩施註原編磻谿禱雨各詩前是先九月而後七月也查註合註仍之並誤其讀道藏一詩施註與竹䶉渼陂魚二詩雜編於後蓋不知此即谿堂讀書詩也查註移編將如終南二詩後最當而并編禱雨詩前合註從之亦誤今以三詩並編於後云

游南溪會景亭公欲遷於斷崖之上名招隱亭而力未暇爲詩以記其事誥案此詩施註原編自清平鎮游樓觀十一詩後查註因編卷五合註仍之據詩題原可類編但果爲同時作總題當云十二詩不當獨置此詩於外其爲非同時作明矣今改編於此雖未見其必確究不至如原編之題誤也并於竹上題二詩

十六日游扶風縣天和寺題壁夜宿扶風驛舍有歌者其聲悲甚起問之蓋嘗富今貧者公爲悽然因飲之以酒作詩本集詩云孤村漸雨逐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惟櫪馬悲歌互答有寒螿天寒滯穗稻橫畝歲晚空機任倚牆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誥案此詩公後以寄贈楊蓍者施註不載各本所載詩題詩敘互異王註外集及查註所引石刻皆作扶風驛舍合註從邵註續補遺作長安驛舍今考此詩

案

乃深秋時作而公之過長安丙申應舉在三四月丁酉聞訃歸在五六月辛丑赴鳳翔任在十二月癸卯以事至在二月甲辰罷鳳翔任在十二月戊申還朝亦十二月在長安度歲凡六過其地無在八九月者又已亥南行下峽丙午奔喪泝峽皆以水程過夔巫不經關中其邵註合註所本長安驛舍作此詩之誤毋庸置議矣自應以查註所本之扶風驛舍爲是但邵註合註題作二十年前見楊髻而查註引石刻題作三十年前雨過扶風又以此詩贈楊髻編卷五甲辰十二月至華陰詩後時公年二十九何由於三十年前未生之先過扶風作詩乎合註並未駁正均誤今據木集與楊髻醆錢帖其中賫髻之人皆黃人也此髻重見於黃之確據當即樂賠此詩之時改編贈此詩於黃則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之說皆可通矣其作此詩既定於扶風驛舍今載於嘉祐癸卯九月十六日游扶風縣天和寺後庶有依據仍錄原詩於案以備作詩事實公每於秋日詩至九月輒稱歲晚且見此詩非九月不道也

公有慨於嘉祐之法弊作思治論 本集思治論云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淵之役北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强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

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是豈其不可邪故曰其始不立其本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為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先定也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於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摹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評案凡有天下者治久則吏媮吏媮則姦人生姦生則俗壞俗壞則法弊千古以來大抵皆然也宋則尤有難者以其都汴而聚重兵守之蓋一日不可無德一日不可無財者也藝祖嘗欲遷都關中去兵而守以形勢太宗以立國甫定頗不然之藝祖云此日苟安然不出百年而財力必竭也迨至真宗以來北則重幣而西則構釁至是而其說驗矣嘉祐之末治安已極勢不能無積勝之弊然所謂豐財強兵擇吏者必有其道公嘗云拘多補少固自有術何至作害民之事由此而參觀論場務書必先裕民而後裕國審矣借其志之不申而其說亦不傳於世惜哉此文公自註嘉祐八年作凡二千數百言今但錄其大略如此

十一月重游二曲[illegible]

君作太白山上淸宮辭并屬子由同賦

武本集上淸詞云南山之幽雲冥冥兮孰居此者帝側之神君君胡爲乎山之幽顧宮殿兮久淹留又曷爲一朝去此而不顧兮悲此空山之人也來不可得而知兮去固不可得而訊也君之來兮天門空從千騎兮駕飛龍隸辰星兮役太歲儼晝降兮雷隆隆朝發軔兮帝庭夕弭節兮山宮嘯有妖兮虐下土精爲星兮氣爲虹變流血之滂沛兮又嗜瘧癘與螟𧒂嘯盲風而涕淫雨兮時又吐旱火之爓融銜帝命以下討兮建千仞之修鋒乘飛霆而追逸景兮獄者掃滅而無縱忽崩播其來會兮走海岳之神公龍車獸鬼不知其數兮旂纛晻靄而冥蒙漸俛偪以旅進兮辨劍佩之相礱司殺生之必信兮知上帝之不汝容既約束以反職兮退戰慄而愈恭澤充塞於四海兮獨潛然其無功君之去兮天門開款閶闔兮朝玉臺群仙迎兮塞雲漢儼前導兮紛後陪歷玉階兮帝迎君良苦兮馬歷顏閔人世兮追臨陳下土兮帝所哀返瓊宮之嵯峨兮役萬靈之喧豗默淸靜以無爲兮時節狩於斗魁詣通明而獻黜陟兮軼蕩蕩其無回忽表裏之煥霍兮光下燭於九垓時遊目以下覽兮五岳爲豆四瀆爲杯俛故宮之千柱兮若豪端之集埃來非以爲樂去非以爲悲謂神君之既返兮曾顧咫尺之不遑升祕殿以內悸兮魂凜凜而上馳忽寤寐以有得兮敢沐浴而獻辭是耶非耶臣不可得而知也石刻題云嘉祐八年冬軾佐鳳翔以事至上淸宮屢禱與君敬撰此詞仍邀家弟轍同賦欒城集上淸詞題下自註云宮在太白山同子瞻作詁箋上淸詞各本缺南山之幽雲冥冥兮孰居此者帝側之神君十七字齊詁收入卷四十八續採中合註從石刻補全今改載於案據石刻此文作於八年冬而公方以九月自終南歸今列十一月後子由上淸詞不錄

論杜子美逸詩

本集記子美逸詩云聞惠子過東溪詩云惠子白驢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巖密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無事黃綺未稱臣此一篇子與劉斯立得之於管城人家葉子冊中題云杜員外詩集名甫字東美其餘諸篇語多不同如故園楊柳今搖落得愁中却盡生之類也鳳翔魏起與叔云天興人掘得此詩石刻與此少異巖密松花古村鷗竹葉春柴門了生事園綺未稱臣

作稼說送張琥回京

本集稼說送張琥云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見秦州肉騣馬書子美騘馬行

本集書子美騘馬行云余在岐下見秦州一馬駿如牛領下垂胡側立傾倒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騣馬也乃知鄧公騘馬行云肉騣碨礧連錢動當作騣

詰案 自上青宮辭以下四條月日無考附載於此

月十四日夜微雪十五日南谿小酌至晚作詩并錄九月所題竹上二詩以寄誥案以上三詩施註原編將罷鳳翔時查註因編治平元年甲辰十二月皇合註從之並誤蓋公以甲辰十二月十七八間離岐下必不以十五日往南谿小酌至晚也況甲辰九月公未嘗至南谿何由十二月錄其九月所題竹上之詩乎此乃八年所作因改編作一詩錄二詩於此而書題竹詩於九月則兩處皆合矣

南谿之南竹林中新構一茅堂予愛其深邃名曰避世堂誥案此詩施註原編白清平鎮游樓觀十一詩前查註因編卷五合註仍之但泉為同時作總題當云十二詩猶之招隱亭詩之置十一詩後則亦誤也詩有堦前春雪深句今改編於此為當

并作谿堂詩誥案此詩外集編第三卷在鳳翔作查註收入卷四十七續採詩中詩有殘雪輕冰之句信是時所作也今改編入集

公以覃恩遷大理寺丞紀年錄英宗即位公在鳳翔覃恩轉大理寺丞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四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五

仁和王文誥見大甫譔　男霖圻覆校

誥案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公年二十九歲是年正月丁酉朔改元五月皇太后歸政閏五月皇長子封穎王十一月籍陝西鄉丁為義勇軍十二月吳奎以父憂罷王疇樞密副使正月立春日祭勾芒神文本集祝文云春律既應農事將作爰出土牛以為耕候伏願雨暘以時螟螣不作俾克有年敢忘其報誥案欒城集鳳翔任祭勾芒二篇令分載并記於此和子由種菜久旱不生誥案欒城集種菜詩云久種春蔬旱不生園中汲水亂瓶甖據詩意及公題當作旱不生園中即南園也十九日自清平鎮至盩厔二十日商洛谷章惇來謁同游樓觀五郡大秦寺延生觀抵仙游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為渡惇揖公書壁公不敢書誥案公於仙游潭詩自註云潭水深不可測以一木為橋不敢過其後公與子由同游雲安下岩子由以其路惡不能進公謂所歷有百倍於此者蓋即指仙游潭也惇平步過之乘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采不動公拊惇背曰子厚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公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誥案此條東都

事畧不載獨木橋宋史不戴惇問答語今以二書兼敘入之惇題公所跋醉道士圖亦以公不肯渡仙游潭爲㨿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此公與惇之分也

公既不渡橋至南寺與惇飯於潭上詩有野饋慚微薄村沽慰寂寥句以惇遠來謁故慰藉之【詩案】公南寺紀游詩疑當日作與惇者必因歸類入集弁以總題故不載惇名耳此二句因惇而發無可疑者茲爲補敘入之各註皆疏漏而不知獨紀氏點論云斷字何指讀者必如是眼明手辣一字不輕放過庶幾見到作者地位使紀氏見此定本擴而充之其所發明必有進乎此者矣

惇將游渼陂遂行鄠縣草堂寺石刻云惇自長安率蘇君旦安君師孟至終南謁蘇君軾因與蘇遊樓觀五郡延生大秦仙游旦師孟二君留終南回遂與二君過渼陂漁於蘇君旦之園池晚宿草堂明日宿紫閣惇獨至白閣廢寺遊復宿草堂間過高觀題名潭東石上且將宿白塔登南五臺與大一湫道甚險超長安別二君而惇獨東也甲辰正月二十三日京兆章惇題【詩案】本集總題往返四日不載年月以南寺詩考之如與監宮之張杲之李彭年同游是公爲客而彼皆地主詩意不合信與章惇同游無疑以惇所記月日計之公嘗以十九日赴終南二十日見惇二十二日回府又查註補編重游終南和子由一詩於諸詩之前既與總題歧出而詩有今日殘花覆綠苔句亦與時敘不合已改編前卷矣

公復游北寺至馬融石室愛玉女洞中水既致兩瓶因破竹爲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爲往來之信戲謂之調水符二十二日自仙游潭回至

黑水谷見居民姚氏山亭高絕可愛并有詩與文同遇於岐下遂訂交焉 本集再祭文與可文云我官於岐實始識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爲膏以自濯薰藝學之多蔚如秋菁脫口成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硯爲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東都事畧云文同字與可梓州梓潼人也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知陵州又知湖州 誥案 公以熙寧二年己酉與與可重遇於京師正與可爲集賢校理時也三年庚戌出知陵州由己酉而逆數五年足則治平元年甲辰也因載於此岐下爲蜀中

作文同畫竹贊 本集石室先生畫竹贊并敘云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誥案 公與與可相得極厚而晤處之日絕少惟岐下始見及熙寧初在京重聚蓋不及一年也在京所作諸畫跋語尤契厚此則首推其所自次敘其道號信爲岐下初遇時作也

二月十六日與張杲之李摩游南谿醉後相與解衣濯足因詠韓公山石之篇作和詩 誥案 此詩查註從外集列入續採者也朱子韓文考異於山石詩下已引公此題作註其爲公詩可知但置之嘉祐八年癸卯與爛不作詩之說不合則信爲治平元年甲辰之詩矣因編入此年中

三月題大老寺竹間閣子 誥案 此詩查註從續補遺中編入此卷今定爲三月作考其詩境信出公手氣息皆

是紀氏點論獨不然此詩殊不可解

王彭既與公善其子讜亦從公游彭尤喜公文每出一篇輒拊掌歡然終日或相與讀不二旨彭發之也本集王大年哀詞云太原王君彭字大年監府諸軍居相鄰日相從也太守陳公弼敬焉予始與之問於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寧軍節度使諱全斌之曾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諱凱之子也少時從父討賊甘陵搏戰城下所部斬七十餘級手射殺二人而奏功不賞或勸君自言君笑曰吾為君父戰豈為賞哉予聞而賢之始與論交君博學精練書無所不通尤喜予文每為出一篇輒拊掌歡然終日予始未知佛法君為言大畧皆推見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予尤喜佛書蓋自君發之其後君為將日有聞乞自試於邊而韓魏公文潞公皆以為可用先帝方欲盡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讜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予游【誥案】此文已摘錄數語於前卷案內餘載於此

胡允文衝替別公歸河南本集祭胡執中郎中文云從事於岐始識君面非罪失官君則先去【誥案】是年馴盡公重遇允文於華州逆旅據黃會直峽當為河南人詳卷十六總案

七月游岐山周公廟觀潤德泉作詩【誥案】紀曉嵐點論以周公廟題不當作夢周公典不當用及凡為用孔子事者滋意塗抹此以元明律問漢唐罪也本集有周公論孔子論其謁文宣王廟文亦有論體欒城集亦有周公論蓋當日所為程文風尚如此老泉全集詩文援孔孟者十之四五而其源則本諸韓歐如後人生當其時即應作此種文也唐承六朝餘習凡頌揚文中常以孔墨曾墨比人不以為非至宋而孔老孔孟並論較唐已密至於極尊孔子乃有元特駕理宗之上此豈北宋所知乎漢

興問一祭孔子於曲阜在濵以為尊禮至矣自來帝幸國子監謁孔子皆依止於肅揖至宋慶歷四年仁宗始再拜而近臣猶以為言今執是以謂漢唐德不及宋其可同日語哉又紀氏恒以校後進館閣試帖之法繩此集未免多紕謬又每譏其經用古訓如南風長棘心之類彼時焉得有朱子所定本乎不及槩正并記於此

八月十一日夜宿府學和子由所記園中草木共得十一詩

誥案東都事畧仁宗慶歷四年三月詔諸路州府軍監並立學如修學者多及二百人以上許更置縣學然是時郡縣頗以此擾民亦一時之弊也

誥案欒城東賦園中所有十詩分詠一萱二竹三種蘆四病榴五蒲桃六蕣七果蓏八牽牛九柏十葵公和十詩并一作總起其詩中所用牽牛葵蓼瓜蘭皆隨手點染非原作之園中草木也二答原作蒲桃病榴葵三詩三答原作枸杞二詩四答原作萱草牽牛二詩五答原作種蘆一詩以上皆與子由作問答之詞蓋屢檢其詩而屢作也六從時敘起因離別而見秋瓜復因瓜期觸感皆迅直下而詩為一變後四詩皆自述己意頃刻立就遂遺原作竹果蓏二詩不復再為問答可想見其解衣盤礴揮灑如風之致也七詠官舍之叢竹以至近而寓目者言之八詠關中所有之蜀苛蔣江南白芷以至遠而寓目者言之九因游南山而述鬼神所守人不可見之菖蒲十自南山歸而記夢中子由之蟋蟀悲秋菊句於是十詩皆畢而脫換變化之法亦畧盡矣復以但記說秋菊句限於篇幅未及蟋蟀悲之之意故從此句紬而繹之作蟋蟀悲秋菊一篇又以此詩之根在前作而詩亦一色不當別列一題故并為十一詩也子由又作兄從南山來夢我南山下一詩以復和公之第十詩更作蟋蟀感秋氣夜吟抱菊根一詩以和公之第十一詩而原作分詠草木不可列入故

以二詩別列一題云和子瞻記夢二首此公之和圜中草木所以多一詩而子由則原作十詩之外又有記夢二詩之原委也自王註施註邵氏補施註及他本並作和子由記圜中草木十一首然皆不知其故未有註明此事者查註謂子由原作止十首而公和詩十一首乃誤入記夢一首遂摯出第十詩而以第十一詩詠蟋蟀者項補第十首和圜中草木如子由十首之數其摯出之第十首別增記夢二字爲題而以子由和之兄從南山來一首附編其後以作證又以子由記夢多蟋蟀感秋氣一首詩數不符乃竟乾沒之以符各十一首之數此查註折改分編別增詩題之原委也合註既從其誤矣又云子由和記夢第二首蟋蟀感秋氣查氏何以不載然終亦莫能辨也紀曉嵐評其項補第十首之詠蟋蟀悲秋菊一詩云收得感慨於文爲結到題外於意爲結到題中雖就菊說已隱隱收盡前九首此詩乃蛩菊交互之作紀氏但知有菊是不知蛩即蟋蟀也又欲以此詩收盡前九首不知何以堅入雲霧然如中隱堂之第五首云都城更幾姓到處有殘碑岣嶁何須到韓公淚自悲此眞乃雖就碑說已隱隱收盡前四首者何不亦以文結題外意結題中論之而謂其疏於律耶又按評其摯出之第十詩改題爲記夢者云蟋蟀悲秋菊儘有妙義可衍不應艸艸如此然則蟋蟀悲秋菊詩甫經點論即已茫如又何以始終不見也似此評註久播藝林其爲此集之累可爲一慨今仍刪記夢之題目還十一詩之舊觀并分註各詩下而總論於案又詩爲秋中作施註原編正月十九日淸平鎭十一首前查註仍之編入治平元年甲辰之首合註踵承其誤今改編於後云

時夏人大舉犯邊[illegible]議不合罷[illegible]遷大

恐聲搖三輔公方有轉餉之役本集鳳翔到任謝執政啓云飛芻輓粟西赴邊陲此發判所掌也復觀德於

射圃和子由善射詩詩案此詩查註從外集補編嘉祐八年癸卯合註從誤詩有豈信邊陽事執殺句因夏人犯邊發也今改編此卷中

復以岐陽十五碑寄之并和子由論書詩案欒城集原題子瞻寄示岐陽十五碑本集題作次韻子由論書施註與和子由踏青蠶市並編查註仍之編入嘉祐八年癸卯今以詩有爾來又學射力薄愁官笴句因類編此卷中

欲得驪山澄泥

硯詩詩案此詩查註從續補遺改編嘉祐八年癸卯合註從誤詩有近日從戎擬學班句以苦寒和子由詩及王仲儀眞贊合觀信爲治平元年甲辰所作因與和善射論書二詩並編於此

詔以端明殿學士王素移鎮平涼籌禦西事虜聞素本集王仲儀眞贊敘云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踊躍傳呼旗旆精明鼓角讙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賁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東都事畧云王素字仲儀夏人寇靜邊砦圍童家堡改端明殿學士再知渭州英宗勞遣之比素至則虜圍已解宋史云治平初夏人寇靜邊砦素復知渭州於是三鎮涇原舊吏故老皆歡賀比至敵解去拓渭西南城濠隍三周積粟支十年屬羌奉土地來獻悉增弓箭手行陣出入之法身

威名即日解去素至燕勞將佐而已三輔復安

自督訓其衆領於兩巡檢人莫得自便素日是豈募民兵意耶聽散耕田里有警則聚故士氣感奮精悍他道莫及【誥案】王素爲旦之子旦在位不許子姪舉進士以爲與寒士爭進及旦薨素猶未官也嘗兩知渭州狄青爲副總管甚畏服之此其三知渭州也據此敘合觀史文始知各詩及邊事者皆確有所指此皆查註合註失於考訂者也如不註明相率以爲與陳公弼不合之憤詞矣

野人獻竹鼬鄠令饋渼陂魚【誥案】公自註陂在鄠縣詩有故人遠饋何以報句由此推之魚爲鄠令所饋蓋非有司之力無以生物遠饋者也

太原令送蒲桃並有詩查註本謝張太原送蒲桃詩云冷官門戶日蕭條親舊音書半寂寥惟有太原張縣令年年專遣送蒲桃【誥案】此詩外集編鳳翔作查註收入續採者也今載於案

十月陳希亮招集凌虛臺相與望南山酌酒射雁爲樂作詩【誥案】凌虛臺詩與記迥然不同作記在相遇之初誠有不足之語其作此詩時兩皆消釋久矣詩中已無形跡之見興致灑落人人可辨乃查註猶以邵博之公弼坐贓抑鬱以沒至謂東坡致使然等語爲口實合註從之皆謬紀氏點論且不因註再加上官不合憤激太露之語是其詩已必不可誣矣查註又云此事之未必然者予於客位假寐詩註中辨之詳矣其註客位假寐詩云史稱公弼清勁寡欲不假人以色其守鳳翔時年且老矣所引史稱僅此四句以下接引邵博聞見後錄其史之有無沮辱廢死等事並未分晰一字亦未引書雪其說誣也總之此種謗誣但當聽其自存自滅引之而辯即不當引況不辨爲辯耶又公詩中每於九十月之交已稱歲暮此詩有是時歲云暮微雪灑袍斑句今定爲十月作

十一月詔發陝西民丁爲

義勇從韓琦請也公赴諸縣提舉親行之東都事畧云琦以陝西戍兵多而食不足請籍民丁為義勇得十四萬宋史云十一月乙亥科陝西戸三丁之一刺以為義勇軍凡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各賜錢二千諫官司馬光累上疏諫之不允本集上神宗皇帝書云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甚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按】兵食不足而籍民以民不必與食故也此與王安石保甲法兩丁抽一寓兵於農者何異琦固自開其端而欲革新法論奏不已亦其無補也

王道矩自青州來游

存本集與楊濟甫書云冬寒遠想起居佳勝此去替不兩月近得王道矩書云朝夕一來此相看道矩幾日起發此斡告早及某只在十二月十七八間離岐下也【按】此書作於十月以去替不久故促道矩早至其來當在十一月也道矩似為通義君之兄公嘉祐己亥南行有渝州寄王道矩詩自後本集不復再有道矩衷緒疑其早故矣俟再詳考

和子由苦寒見寄

【按】此詩施註原編和子由踏青蠶市詩後當為嘉祐八年癸卯查註以詩有一別費三年句改編此處合註駁之云宋制三年為秩滿則作預計之詞亦可不必將屆三年方為此詩也詁謂此當論其詩之全體如詩無後事透露當從合註為正乃其詩又云西羌解仇隙猛士憂塞壖廟謨雖不戢虜意久欺天是顯為閩警解散之後所作不但查註改編不誤且必據此詩定為治平元年甲辰事也虜意久欺天句下查註又云東都事畧嘉祐六年趙諒祚上書慕中國衣冠迎虜使者治平三年復舉兵犯慶州作詩在治平初其時諒祚尚未渝盟而逆料虜情知其必叛云云此前人註杜陵詩之手段也杜陵詩外無文傳內無事故得在處附會可施之此集乎

其治平三年之寇慶州乃郭逵宣撫兼判渭州也亦載事畧查註何不明引王素渭州任內之事而乃暗引郭逵渭州任內之事又不引載本集其費敘此其所以啓合註之駁也今刪去又紀氏點論云此卽前乘傳問深意皆不得意之憤詞其所論無非陳公弼者亦甚厭矣應駁正赴盩厔司竹監燒葦園因召都巡檢柴貽勗左藏以其徒會獵園下炮鬻燔兔豪飲而歸作詩十二月八日書亡伯提刑郎中挽詞【謹案】此二詩查註從外集收入續採者也挽詞應作於前此乃手錄挽詞之月日也令據此編入集內和子由木山引水老泉全集木假山記云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汩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傍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以有所感也夫寄題興州晁仲約新開古東池詩公磨勘轉殿中丞十七日罷簽判任紀年錄公在鳳翔磨勘轉殿中丞冬任滿還京自鳳翔赴長安訪石蒼舒書字數幅作跋本集書自作字後云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可知其長大必能名世僕以為不然知書不在於筆牢浩然

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爲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其小兒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書也治平甲辰十二月十七日自岐下罷過謁石才翁强使書此數幅僕豈曉書而君最關中之名書者幸勿出之令人笑也軾書【詰案】此跋本集誤刊十月二十七日據公與楊濟甫書有十二月十七八間離岐下語必無十月自岐下罷之事初疑刊本落去二字久而細辨乃倒置二月爲月二遂謁十二月十七日爲十月二十七日也今據此更正

爲王頤跋醉道士圖 本集跋醉道士圖云僕素不喜酒觀正父醉士圖以甚畏執盃持耳翁也子瞻書

及安師文所藏顏魯公書草 本集題顏魯公書草云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魯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有奇特信乎自然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於黃金雖公猶未免也

和董傳留別詩與陳睦飲於朝元閣上作驪山詩 本集送陳睦知潭州詩云華清縹渺浮高棟上有繡林藏石甃一杯此地初識君千巖夜上同飛鞚朝元閣上酒醒時臥聽風鈴鳴鐵鳳舊游空在人何處二十三年真一夢【詰案】驪山三詩施註原編不載查註據續補遺移編嘉祐辛丑赴鳳翔任合註從誤今考送陳睦詩作於元祐元年丙寅逆數二十三年爲治平元年甲辰公以是年罷鳳翔任過長安始游驪山作詩今改編

至華陰寄子由詩

有臘酒送寒催去國東風吹雪滿征衣句與胡允文遇於華州逆旅淫雨浹旬遂還度歲 本集祭胡執中郎中文云我徂華州見君逆旅淫雨彌旬道淖沒車他人爲泣君樂有餘【詰案】全文乃公別於岐下至是復見

也

治平二年乙巳 公年三十是年二月王疇薨五月陳升之樞密副使七月富弼張昇罷文彥博樞密使呂公弼副使八月大雨詔中外臣僚並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

正月公還朝與子由同侍宮師於南園 [詩案]子由西賛在京其賦園中云吾兄客關中果歲施吾宇是子由奉宮師於南園也公和云吾歸與汝處愼勿嗟歲晚是罷歸同居之證也

差判登聞鼓院 墓誌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

英宗素聞公名命召入翰林知制誥韓琦不可 本傳云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詞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註如何琦曰記註與制誥為鄰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耶琦猶不可[詩案]墓誌但云宰相限以近例何史文之冗耶蓋公既入翰林必兼講讀越兩年安石挾呂惠卿曾布謝景溫李定之流號進使公在位足以助司馬光而有為馮京趙抃在執政勢亦足以均也光一長者陳非惠卿之敵速光論安石惠卿不聽舉公為諫官公不用光始於進講日與惠卿苦爭之使公在講讀惠卿不能敵也再後京舉公直舍人院范鎮復舉公為諫官皆為所沮并不能為呂誨范純仁之助而安石景溫且因是攻去之此皆英宗之貽謀乎韓琦奏罷青苗法曾布疏駁之放行天下琦遂其倖弄由是困頓以老司馬光且去而宋寖衰矣其後元祐召還亦以資淺為朔黨劉摯等所壓無補於宣仁之政而徒供羣小之口舌凡此皆琦之咎史不嫌蕪累特書之者蓋

徵詞也詰旣定此案後見葉水心讀公上神宗書著論所見畧同幷錄於後葉適曰英宗欲以唐故事召軾翰林韓琦但用近例入館而已使軾已刻待從與安石較其輕重宜不止此琦號名宰相乃使傑異能之人計尋常抱尺寸以爲苟賤委身之地與絳灌馮敬忌賈誼名異而實同也

二月

召試學士院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

本集歷陳仕跡狀云臣昔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誥案本集學士院試題一爲孔子從先進論一爲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墓誌本傳所謂試二論者此也文繁不錄續通鑑長編三年二月乙酉殿中丞蘇軾直史館

作謝館職啓

本集謝館職啓云國家取士之門至多而制策號爲首冠有才之地非一而冊府處其最高蓋其所以待之者亦可謂至矣恭惟先帝臨御以來四十二載所擢賢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纂明主於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固大則欲與禮樂以籠來世小則欲操術數以馭四夷或已躋廟堂之崇或已登侍從之列或反流落於遠郡或尚滯留於小官或死生之乖違已爲陳跡或擯斥於罪吏僅齒齊民雖曰功名富貴所由之塗亦爲毀譽得喪必爭之地名重則於實難副論高則與世常疏故雖絕異之資猶有不任之慨軾之內顧豈不自知性任己以直前學師心而無法自始操筆知不適時會宗伯之選掄疾時文之塵弊擢居異等以風四方不知濫竽之愛復玷貝能之舉負賢者所難之任爭四海欲得之求其爲恭愚可爲危慄是以一參賓幕輒蹈危機已嘗名挂於深文不自意全於今日而乃度越賢豪曲收微賤致此忝冒有踰等倫誥案此文歷敘兩科登進名高爲累今授館職又復曲收也

與王

柔杜介李師中共事【誥案】公後與王益柔詩云論詩曾伴直話舊已亡年與杜介詩云當年帷幄幾人在回首觚稜一夢中皆指此時也李師中詩後條夜直秘閣呈王敏甫謝蘇自之惠酒詩三月子由出為大名府推官欒城集王君貺宣徽挽詞自註云轍佐公於大名公第一人及第頴濱遺老傳云先君被命修禮書轍奏乞養親三年子瞻解還轍始求為大名府推官逾年先君捐館舍【誥案】宮師卒於治平三年四月而子由到官逾年是以治平二年乙巳三月赴官也五月二十八日通義君卒宮師曰婦從汝於艱難他日汝必葬之其姑之側公敬諾六月六日殯於京城之西本集亡妻王氏墓誌銘云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月甲午殯於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於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死也葬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於艱難他日汝必葬之其姑之側未朞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君得從先夫人於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為婦何傷乎嗚呼哀哉王震以文來賀【誥案】王震字子發後以龍圖閣待制知蔡州公和震詩云攜文過我治平間遇休沐日訪懷璉於淨因院本集宸奎閣碑云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賜號大覺禪師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

八月京城大雨過蔡茂先并作入館詩 【詁案】以上二詩施註原編不載外集編直史館作查註收入續集中今補

治平三年丙午 公年三十一是年正月皇太后手書濮安懿王宜令皇帝稱親卽園立廟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爲園卽園立廟旣而御史呂誨等言濮王典禮未正議遂寢三月上以雨潦詔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體諒刑獄寃滯民間疾苦及加賑卹如事稍重卽具聞奏四月胡宿罷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九月夏人寇慶州十月郭逵宣撫陝西兼權判渭州十一月皇帝不豫十二月立皇長子潁王爲皇太子大赦天下

送懷璉赴金山 本集宸奎閣碑云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卽如如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詔許自便璉旣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詁案】子由熙寧二年己酉還朝寄懷璉詩時尚在金山及公倅杭而璉已歸四明矣自是不復再見其後公守杭與懷璉書云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蓋卽指此時別去也餘詳卷三十一總案

與范純禮遇於京師 本集范文正公文集敘云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詁案】公以熙寧十年丁巳守徐由丁巳逆數治平三年丙午正十一年也

四月宮師編禮書成奏上之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又以兄澹早亡子孫未立爲囑公泣受命二十五日卒年五十八 墓誌云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伯父太白早亡

子孫未立先君沒有遺言及當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

事聞英宗哀之詔賜銀絹公辭賜求贈官六月九日特贈光祿寺丞又特勅有司具舟載喪歸蜀

東都事畧云禮書既成未報而洵卒年五十八英宗聞而哀之特贈光祿寺丞續通鑑長編是年六月壬辰贈蘇洵光祿寺丞所修書方奏未報而洵卒贈其家銀絹一百兩匹其子軾辭所賜求贈官既從之又特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

時范鎮在陳寄書師來別

本集祭范蜀公文云先君之終公時在陳夜夢告行晨起計聞

與韓琦歐陽修致厚賻辭不受

續通鑑長編云范鎮言蘇軾治平中父死韓琦與之銀三百兩歐陽修二百兩皆辭不受

琦作挽詞送之

本集祭魏國韓令公文云昔我先子沒於東京公爲二詩以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

遂與子由扶護出都自汴入淮泝江而上抵江陵初識劉摯

詒案公後贈劉摯詩云江陵昔相遇慕府稱上賓時摯爲江陵府觀察推官

復遇李師中

續通鑑長編云命天章閣待制李師中供析照驗見軾妄冒差借兵卒事實以聞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劾奏故也東都事畧云李師中字誠之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遷轉運使直史館知鳳翔府神宗時取綏州師中言西夏方入貢彼得藉口徒啓釁端詒案師中落落有氣節公罄不能口然本集無相遇之蹤跡惟長編載謝景溫誣奏載喪歸蜀事牽引作證其事雖妄而相遇則確也

考事畧師中守鳳翔論和議不應城綏州事以詆韓琦廢綏州爲綏德城乃熙寧初事則師中自廣南還直史館正在治平中公方與之共事侍集無所

見耳及奉喪以歸師中亦出守鳳翔又相値於途中故景溫証奏使之作證也今特詳考其事補列師中於案

治平四年丁未公年三十二是年正月八日英宗崩神宗卽位尊曹太后曰太皇太后母高后曰皇太后吳奎樞密副使韓琦以司空兼侍中三月歐陽修罷吳奎參知政事八月京師地震二十七日英宗葬永厚陵九月韓琦吳奎陳升之罷呂公弼樞密使張方平趙抃參知政事韓絳邵亢樞密副使郭逵罷十月張方平以父憂罷种諤率兵取綏州

正月八日英宗崩神宗卽位二十日與子由侃師游雲安下巖題名本集題雲安下嵓云子瞻子由與侃師至此僧舍以路惡見止不知僕之所歷有百倍於此者矣丁未正月二十日書

記杜子美雲安詩本集書杜子美雲安詩云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此老杜雲安縣詩也非親到其處不知此詩之工

過仙都觀讀陰長生石刻金丹訣查註百川學海治平末東坡泝峽泊舟仙都觀下道士持陰長生石刻金丹訣就質眞處坡曰不知也然士大夫過此必以請久久自有知之者謹案此條乃治平四年歸蜀事故曰治平末又曰泝峽所載甚明乃查註引載嘉祐四年已亥南行集之留題仙都觀反謂公時在鳳翔焉得治舟觀下或誤以嘉祐爲治平云云其說轉誤且嘉祐己亥乃下峽非泝峽也今刪去題註改載於此

四月公與子由護喪還家偶閱家中舊見宮師疏錄宮傅事跡數紙似欲爲行狀未成者知宮師意未嘗不在此也因粗加整齊爲蘇廷評行狀本集蘇廷評行狀云公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

先蓋趙郡欒城人也曾祖諱釿祖諱祐父諱果三世不仕皆有隱德自皐考行義好施始有聞於鄉里至公而益著公幼疏達不羈讀書畧知大義即棄去謙而好施急人患難甚於為已衣食稍有餘輒費用或以予人立盡以此窮困厄於饑寒者數矣然終不悔凶年鬻其田以濟饑者既豐人將償之公曰吾固自有以償之非爾故也人不問知與不知徑與歡笑造極輸發府藏小人或侮欺之公卒不懲人亦莫能測也李順反攻圍眉州公年二十有二日操兵乘城會皇考病沒而賊圍愈急居人相視涕泣無復生意而公衡治喪執禮盡哀如平日太夫人憂甚公強施施解之曰朝廷終不棄蜀賊行破矣慶歷中始有詔州郡立學士驩言朝廷且以此取人爭願效職學中公戒子孫無與人爭入學郡吏素暴苛緣是大擾公作詩譏之以子渙登朝授大理評事慶歷七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五以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累贈職方員外郎娶史氏先公十五年卒追封蓬萊縣太君生三子長曰澹不仕亦先公卒次曰渙以進士終於都官郎中利州路提點刑獄季則軾之先人諱洵終於霸州文安縣主簿女二人長適杜垂裕幼適石揚言孫七人位份不欺不疑不危軾轍閭之自五代崩亂蜀之學者衰少又皆懷祿親戚鄉黨不肯出仕公始命其子渙就學所以勸導成就者無所不至及渙以進士得官西歸父老縱觀以為榮教其子孫者皆法蘇氏自是眉之學者日益至千餘人然軾之先人少時獨不學已壯猶不知書公未嘗問或以為言公不答久之曰吾兒當憂其不學耶既而果自憤發立學卒顯於世公之精諒遠量施於家聞於鄉閭者如此使少僂從事於世者其功名豈少哉不幸汩沒老死無聞於時非獨其僻遠自放終身亦其子孫不以告人之過也故條錄其始於行事大畧以告當世之君子

謹狀[謹案]本集書牘中凡稱文序為文引欒城集亦如之今本集中銘贊連小序者猶稱幷引而各文引皆作文序此非公之舊也今本案引用槩作敘字以符書一附記於此

狀既成錄本授鄉文約以告於曾鞏作求墓碣書

本集與曾子固書云軾叩頭泣血言軾負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竄輒通書問於朋友故舊之門者伏念軾逺事祖父祖父之沒軾年十二矣尚能記憶其為人又嘗見先君欲求人為撰墓碣雖不指言所屬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師人事擾擾而先君亦不自料止於此嗚呼軾尚忍言之今年四月軾既護喪還家未葬偶與弟轍閱家中舊書見先君子自疏錄祖父事迹數紙似欲為行狀未成者知其意未嘗不在此也因自念恐亦一旦卒然則先君之意果已不遂謹卽其遺書粗加整齊為行狀以授同年兄鄉君文約以告於下執事伏惟哀憐而幸納之豈惟罪逆遺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實寵綏之軾不任哀祈懇切之至[謹案]曾南豐集有職方員外蘇君墓誌郎公所求文也公以治平三年六月奉勅有司具舟載喪歸蜀而此書云四月護喪還家是以治平四年丁未四月始到蜀也年譜紀年綵年表皆不知合註亦失考

八月合葬宮師於安鎮山老翁泉側遵治命也

老泉全集祭亡妻文云安鎮之鄉里名可龍隸武陽縣在州北東有蟠其邱惟子之壙鑿為二室期與子同又老翁井銘敘云卜葬亡妻武陽安鎮之山本集亡妻王氏墓誌銘云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年表八月壬辰葬老蘇公於眉州蟇頤山之東二十餘里地名老翁泉[謹案]宋史治平四年正月庚戌朔三月遇閏八月丁未朔以上連閏秪三月小盡是史家書朔未誤則壬辰在七月十六日八月無壬

辰也且是年正月八日丁巳英宗崩八月二十七日癸酉葬永厚陵此最易考之月與日也不知查註何處引此謬說應駁正安鎮之鄉安鎮之山名稱不一其實即纂頭山也武陽即彭山縣之別稱以諸說互異滙考於此又公送賈訥倅眉詩云老翁山下玉淵回手植青松三萬栽正指此經營窀穸時也熙寧七年宮師贈太常博士十年贈都官員外郎元祐中子由執政贈太子太師賜墳寺為旌善廣福許度僧以薦先福此執政恩例也欒城集東塋老翁井齋僧疏云降授朝請大夫護軍賜紫金魚袋蘇轍伏為東塋老翁井近歲以來泉源耗竭人失烹飪田失灌種先隴攸託中情惕然今因姪孫新授廣都主簿元老西歸謹請戒律僧就墳側晨設齋轉經夜設水陸道場以祈冥應謹具疏如後又墳院記云旌善廣福禪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贈司徒夫人程氏追封蜀國太夫人墳側精舍也軾轍方少時先公先夫人皆曰吾嘗有志茲世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志轍兄弟雖少而仕亦流落不偶年幾五十乃始還朝兄氣剛寡合已入復出轍碌碌無能輕重五年而至尚書右丞與聞國政以故事得於墳側建剎度僧以薦先福墳東南四里有故伽藍陵阜相拱松竹深茂轍以請於朝改賜今牓時元祐六年也既三年兄弟皆以罪廢南遷海上又六年蒙恩北歸兄至毗陵以病沒轍中止潁川不能歸又五年前執政以黜去者皆奪墳上剎又二年上哀矜舊臣手詔復還昇之轍聞之遡闕而拜以侈上賜久之乃為之記使世世子孫知茲剎廢興所自以無忘朝廷之德政和二年壬辰九月乙卯朔六日庚申中奉大夫護軍欒城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蘇轍記【詰案】公自此還朝始嬰世故劬遷黃汝牟置墳僧遠乎賜環北渡而彭老遠青此其霜露之感棄捐中道者也若子由者閉門御軌十年不一至湖上鄉人過客終歲守之而不可一面遠嫌若此

胡弗遊歸范鎮旣以攻新法致仕一朝思鄉里遂徑行入蜀至成都期歲乃還此其范二丈事也曷不踵行之乎黄魯直自戎州放還不復與公相見乃一意孤行親至眉山展拜老泉墓下致其嚮往之意然則魯直亦有過人者矣子由之爲墳院記也距公之沒十有二載而子由年七十有四矣今以公再出不能復歸因合二集所有東塋之事匯載於此

趙成伯罷丹稜令訪公於眉本集密州通判廳題名記云君既罷丹稜而余適還眉於是始識君

九月惟簡自成都來得子由河朔蘭亭本將持歸入石十五日作蘭亭跋本集書摹本蘭亭後又嘗說此文字有重者皆搨別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又嘗見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其本令左綿僧意祖摹刻於石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再爲惟簡作中和勝相院記本集中和勝相院記云佛道之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踐荆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膾燔燒烹煮以肉飼虎豹烏鳥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年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絕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暮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畧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邱雖名爲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壞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爲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剟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説攝衣升坐問答自若謂之長老

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為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混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見輒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面頸發赤然業已為是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為文記豈不謬哉然惟簡精敏過人學佛齊衆謹嚴如官府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強為記之

【譜錄】公與惟簡可謂厚矣此文獨戲之不以為嫉信初年所作也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　公年三十三是年正月甲戌朔改元日有食之趙槩罷唐介參知政事四月王安石越次入對七月陳升之知樞密院事羣臣上尊號司馬光入直因言上尊號非先王令典上用光言終身不受尊號京師地震是夕月有食之京師地再震八月京師地震詔封太祖之後為王九月從式封安定郡王十二月造神臂弓邵亢罷

正月一日改元日有食之四月二日王安石進

【譜錄】王安石之進非消長迭與之比也自行新法引用呂惠卿曾布章惇蔡卞蔡京結成黨禍元祐更化僅如一日之暴復為此曹覆敗至蔡京獨相不分黨矣而黨禍日甚循致靖康之難流入南渡朋黨復起竊名偽學如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之徒皆借為攻擊進取之術實則本諸布惇京卞諸人也故自王安石開端其禍甚烈天心仁愛特示警於改元之始耳時有老尼者素為韓琦敬信一日語琦曰天下從此不好相公莫管閑事可也如此尼者亦可謂恢詭矣

七月公除喪為姑營葬遵遺命也　墓誌云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既除喪即以禮葬姑

王宸

以文來質公稱於侯溥 斜川集王元直墓碑云公諱箴字元直眉山人徙居青神諱介者父也弱冠以所屬文見先君子愛之稱於賢良侯元叔時爲成都學官見而奇之召致門下舉進士不調元叔開其程文曰尺度同於人而中否異命也以詩勉之公遂不復事科舉專心讀書學古文里中諸父耆儒皆降意與之游爲忘年交自錢塘歸得先君詩文滿篋又以託於里人曰海內士吾得交於黃魯直秦少游王定國劉景文之流足矣建中靖國元年春二月二十有八日以病卒於夔州之傳舍享年五十三謹案此傳王元直生於皇祐元年己丑乃同安君弟也

二十八日與侯溥會食嘉祐寺觀佛牙作油水頌 本集油水頌敍云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謁長老觀佛牙趙郡蘇軾爲之頌侯溥跋云僕嘗與子瞻學士會食於嘉祐長老紀公之丈室子瞻識其行於壁又書水去真定之喻十二言於其所謂扉版者紀曰壁有時以圮版有時以羅不幸而及於此則吾之所寶去矣我將寶其真筆而摹其字於石垂之無窮使觀者知大賢之所存熙寧四年八月九日河南侯溥元叔題

嘗孫抃宋籌過華陰老嫗 本集書華陰老嫗云眉之彭山進士宋籌者與故參知政事孫抃夢得同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有牌堠云毛女峯者見一老嫗坐堠下鬢如雪而無寒色時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跡與宋相去數百步宋先過之未怪其異而莫之顧獨孫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掛鞍韉以予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謹案孫抃事跡詳卷二總案中都公條下考本集以夢得爲名號者孫夢得呂夢得張夢得馬夢得高夢得范夢得趙夢得又

各註引石林錄話二書撰人則葉夢得也

記任介郭震李畋不羈及震赴京聞變事 本集記郭震詩云蜀人任介郭震李畋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為莫逆之交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遊成都東郊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放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期年其言乃効震竟不仕介為陝西一幕官而死畋稍達仕至尚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臥敧枕而言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哉雖平生談諧之餘習亦足以見其臨死而不亂也【誥案】郭震已許公此文入隱逸傳矣

聞李士寧與章詧游青城事錄其詩 本集書章詧詩云章詧字隱之本閬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晚用太守王素薦賜號沖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云東嶽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濯足水中咍謂士寧曰腳跡西溪流水去士寧答曰手持東嶽送來書詧大驚不知其所自也未幾詧死【誥案】李士寧事跡已見卷一總案張師厚條下

爾朱道士至白石化 本集記符陵丹砂云爾朱道士晚客於眉山自言受記於師云汝後遇白石浮當飛仙去爾朱雖以此語人亦莫識所謂後去眉山乃客於涪州愛其產丹砂雖瑣碎而皆矢鏃狀瑩徹不雜土石遂止鍊丹數年竟於涪之白石縣仙去乃知師所言不謬本草言丹砂出符陵而陶隱居云符陵是涪州吾聞熟於涪者云採藥者時復得之

遇張永徵老能超逸淵谷 本集記張永徵老健云蜀人張宗誨永徵年六十七鬚髮不甚白而精爽緊健超逸淵谷上下如飛此必有所得相逢數日但飲酒嘯歌而已恨不款曲問其所行方罷官歸陽翟意思豁然非世俗間人也

任達見過[illegible]

本集記池魚自達云眉州人任達爲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池以塼甃四周皆有屋舍環繞方丈間三十餘年日加長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魚涌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爲蛟龍所取此殆是耳余以謂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日有騰拔之意精意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耳

朱文及夜過豬母泉

本集記豬母佛云此地舊爲靈異青神人朱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髽而負琴邀至室丈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皆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殺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者文及亦不免矣泉在石仏鎮南五里許

費孝先遊老人村得卦影

本集記費孝先卦影云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游青城山訪老人村壞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之老人笑曰子視其上字字云此牀以某年某月造某年某月爲孝先所壞自其數耳何以償爲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軌甲卦影之術前此未有知此學者也後五年孝先名聞天下王公大人皆不遠千里以金錢求其卦影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皆自託於孝先眞僞特未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世知卦影所自

單驤以醫術進

本集記單龐二醫云蜀有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頗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驤入侍有間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謹案此記公在黃州因龐醫并作記今但摘其前事所稱皇帝蓋英宗也後元豐間單驤爲朝官亦見記中言

杜處士家藏戴嵩畫牛

本集書戴嵩畫牛云蜀中有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

日曝書畫有一牧童見之拊掌大笑曰此畫鬬牛也牛鬬力在角尾搐入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鬬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論黃筌畫雀 本集書黃筌畫雀云黃筌畫飛鳥頸足皆展或曰飛鳥縮頸則展足縮足則展頸無兩展者驗之信然乃知觀物不審者雖畫師且不能況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務學而好問也又書水記云唐廣明中孫位始出新意畫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

跋趙雲子道像 本集跋趙雲子畫云趙雲子畫筆略到而意已具工者不能然託於椎陋以戲侮來者此柳下惠之不恭東方朔之玩世滑稽之雄乎或曰雲子蓋度世者蜀人謂狂雲猶曰風雲耳夏文彥圖繪寶鑑云隱士趙雲子善畫道像於青城丈人觀畫諸仙奇絕

考令宗法邱文播山水人物竹石 本集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敘云蜀僧令宗筆予初不聞令宗名而家有偽蜀待詔邱文播筆畫相似殆不可辨曰宗豈師播者邪已而問諸蜀父老曰文播漢州人弟曰文曉而令宗其異父弟或曰其表弟也皆善畫山水人物竹石在黃筌句龍爽之間而文播之子仁慶尤長於花實羽毛蜀人趙昌所師者謹案以上自書孫抃宋籌起至此凡十三條內惟記羅驥醫作於元豐壬戌及令宗畫贊作於元祐丙寅有年可考餘亦不皆作於蜀中并無歲月可考其間或異其人或善其事一鱗片爪若蜀乘然今以其地類載之終公補亡之志也

十月二十六日以戲歸吳道子畫四菩薩施惟簡度爲大閣以藏之且書宮師像其上爲作四菩薩閣記 本集四菩薩閣記云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

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爲布衣而致書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所建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廣明之亂有僧拔其四版以逃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牙之僧舍版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之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爲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於江載是四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敎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乎余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斮吾畫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與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與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將必取之然後爲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況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勉之矣爲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既以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爲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熙寧元年十月二十六日記 詒案 宮師沒於治平三年此云四年者一氣并敘至載是四版以歸句止謂以四年到蜀也又題卓錫泉云予頃自汴入淮泛江泝峽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澀百餘日然後安之此治平三年六月後出京四年四月到蜀之明證以合與曾子固書中四年四月到家之語是江行正一年也

同安君來歸王介幼女也 木葉阿彌陀佛 案

賢敘云王氏名閏之字季璋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又祭文云致貪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七娘之靈嗚呼昔通義君没不待年嗣爲兄弟莫如君賢又祭王君錫丈人文云軾始婚媾公之猶子惟公幼女嗣執罍篚斜川集云君錫名介【詰案】君生於慶歷八年戊子至是熙寧元年戊申年二十一乃通義君堂妹也其弟名箴字元直已詳前註年譜皆不載今備考於此公續娶年月未詳然不出十月後也

十二月公與子由還朝挈家累去以墳隴田宅灑掃支納戚倘弔祭酬酢各事委付比鄰之總角交楊五濟甫者掌之又屬堂兄子安董其成焉本集與子安兄書云東塋每煩照管感涕不可言又書云東塋芟松甚煩照管如更合芟間告兄與楊五哥畧往覷當分明點數根椏交付佃戶免致接便偷砍也不然與出榜立賞召人告偷斫者亦佳一切告留意相度又書云五郎六郎作失毋毀痛難堪吾兄請貧遭此固不易處某亦爲一年兩喪困於醫藥殯斂未有以相助且只令楊濟甫送二千爲一奠餘俟少暇也又與楊濟甫書云惟閑墳安靖非濟甫風義之篤何以得此感荷不可言【詰案】中都公三子惟幼子不危字子安者家居不仕公之堂兄也故家乘之大者皆取決於子安公出蜀二十七年而子安没後惟楊濟甫始終其事云

王淮奇蔡褒楊宗文來送爲種荔樹以期公歸本集元祐四年寄蔡子華詩云故人送我東來時手栽荔子待我歸荔子已丹吾鬢白猶作江南未歸客蓋時已越二十二年在公帥杭時也王字慶源蔡字子華楊字君素皆公父執往王又同安君之叔也公謂之三老故并記之餘詳卷一總案過青神條下

視正信疾遂行本集正信和尚塔銘跋云表公行解超然晚以靜覺與吾先大父職方公先君中大夫游相善也熙寧初軾以服除將入朝表公適臥病入室告別霜髮寸餘目光炯然骨盎出如畫須菩提像可畏也軾盤桓不忍去表曰行矣何處不相見軾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笑曰佛言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然吾盡未也已而果無恙至六年乃寂是歲軾在錢塘夢表若告別者又十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頌及塔記相示乃書其末

過成都至中和勝相院惟度已化去矣惟簡作僧統為留旬日本集中和勝相院記云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同惟簡過壽寧院觀孫知微所畫四堵湖灘水石屬蒲永昇臨之本集畫水記云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孫知微得其筆法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一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又勝相院經藏記云成都大聖慈寺故中和院賜名勝相謹案中和院壽寧院並在大慈寺中皆惟簡所主也公後以永昇水

四幅遺鞠持正又以四幅遺趙晦之並見書中紀年錄以此記爲黃州作今載其事跡於此

讀賀遂亮成都學館記書遂亮

考本集書賀遂亮詩云意氣百年内平生一寸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言襟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何可託懷抱自然深落霞淨霜景隱葉下楓林若上南登岸希訪北山岑此賀遂亮贈韓思彦詩也成都學館記遂亮撰顏有意書書詞皆奇雅有法嘗恨不見遂亮他文偶因讀國史補得此詩乃爲錄之

遂自闗中至鳳翔不及游二曲使人問訊舊傳

謹案公上韓魏公書謂正月過岐下使人問訊其家者乃并敘舊傳事也是年在長安度歲其十二月過岐下明矣

因趨長安二十九日與范純仁王頤子由會於毋清臣家頤出觀公所跋醉道士圖則章惇繼其後矣

本集載章惇跋云僕觀醉道士圖展卷末諸君題名至子瞻所題發噱絕倒子厚書

爲之大噱再題其後

本集再跋醉道士圖云熙寧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過長安會正父於毋清臣家再觀醉士圖見子厚所題知其爲子噱也持耳翁余因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見當復一噱時與清臣堯夫子由同觀子瞻書謹案東都事畧范純仁因諫濮議請外歷京西提點刑獄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公至長安純仁正官陝西轉運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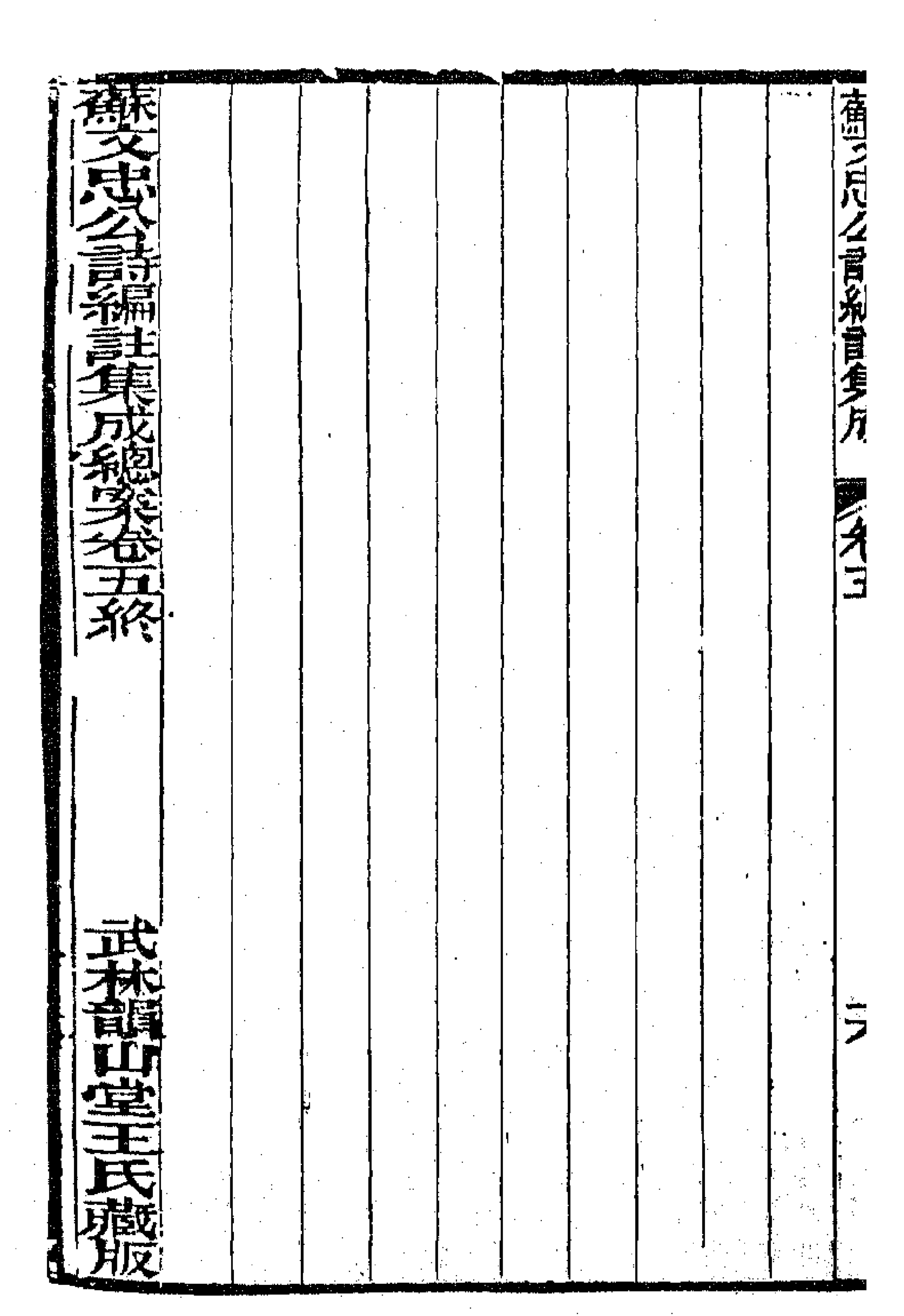
過陳漢卿家觀所藏吳道子畫釋迦佛

謹案元豐元年戊午詩題云僕曩於長安陳漢卿家見吳道子畫佛碎爛可惜其後十餘年復見之於鮮于子駿家則已裝背完好子駿以見遺作詩謝之其詩云昔我長安見此畫歎息至寶空潸然素絲斷續不忍看已作蝴蝶飛聯翩

此指長安見畫時也公以熙寧元年戊申過長安見此詩越十一年而得之始作詩餘詳卷二十一總案米黻館於雪堂觀畫條下

三十日韓琦座上觀王頤石蒼舒草書琦曰二子一似向馬行頭吹笛也公退而記之

本集書王石草書云王正父石才翁對韓公草書公言二子一似向馬行頭吹笛座客皆不曉公爲解之若非妙手不敢向馬行頭吹也熙寧元年十二月晦書東都事畧琦奉詔立神宗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宗山陵使既復土琦累辭位拜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辭兩鎮改淮南節度使判永興軍[illegible]公至長安正琦作鎮時也此條初不解所謂久而尋辨乃知記韓琦語信爲是時所作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總案卷五終

武林韻山堂王氏藏版